#D
232472

藍皮小書

恩定

伍季眞女士譯

行發

藍皮小書

王凡夫編

恩定

法國傅愷著

☆

伍季眞女士譯

上海
現代書局

藍皮小書發刊緣起

誰都知道，中國人是缺少娛樂的。有人說，中國是禮義之邦，這般黃帝神明之胄裔，大都是規規矩矩，'肉不正不食'的；所以缺少娛樂，乃是當然的結果，並不奇怪。

然而事實上却並不如這般人所說的那麼簡單。我們說缺少娛樂，絕不是說沒有娛樂。要知娛樂有正當與不正當的兩種——不，這未免帶點頭巾氣了，我們的意思是：有適合於身心發展的娛樂和有礙身心發展的娛樂兩種。

中國人的娛樂委實是太少了，單說一般男人吧，上茶樓吃茶，到浴堂洗覺，這是兩件最好的消遣了。然而這未免太單調了，單調是苦悶的。於是黃帝神明之胄裔，也不慣老在規規矩矩中討生活，單調的苦悶終於按捺不住，而逼着他們走到新的方面去。這新的方面，是三岔路，是十字街，我們一概不得而知，然而路不止一條，這是很明顯的。不幸得很，他們竟走入歧途上去了。茶樓變成安身托命的場所，呼盧

25754

喝雖變成消磨歲月的辦法。以禮教之邦的規規矩矩的人物，幹出這種不規規矩矩的勾當，說來未免滑稽。

適合於身心發展的娛樂，於是有提倡的必要；這便是發刊藍皮小書的一點小意思了。然而這也不過是一點小意思而已，並無'天下英雄盡入我殼中'的雄心。我們決不敢說除此而外便沒有適合於身心發展的娛樂，更不是說這種小書的發刊便一定能了此心願。

藍皮小書的內容怎樣，這是很難以回答的。大體講來，這小書可分爲三個部分。

一：編著之部——編著幽默的小品，小說，隨筆之類；

二：輯錄之部——輯錄名人軼事，名人小品，標點舊作等；

三：翻譯之部——翻譯名家小品，小說，隨筆，各國諺語，各國民間趣話等。

夫凡識

恩　定

目　次

一　武士如何來訪老漁……1
二　恩定的來歷……10
三　恩定的復得……18
四　武士在林中的奇遇……24
五　武士在半島上的生活……33
六　講一段婚姻……39
七　新婚夜的巧遇……47
八　婚後的早晨……52
九　武士如何擺去少妻……60
十　城中生活……66
十一　百塔兒大的生辰日……72
十二　如何離去京城……80
十三　林司特盾的生活……85
十四　黑村……96
十五　往維也納城……105
十六　哈爾得百閣後來所遇……113
十七　武士的夢……119
十八　哈爾得百閣重娶……123
十九　哈爾得百閣的埋葬……130

一 武士如何來訪老漁

大約一百年前，有一位忠厚的老漁人，在一個美麗的黃昏時候，坐在門口，整理魚網。他所住的鄉村的一部分，瞧上去是很舒適快樂，這一片地皮，很深進湖裏，我們可以說，彷彿這片地，因爲愛這湖，所以深入；然而又好像，湖愛這地，四圍環抱着。湖光山色，奇花異草，彼此襯托着，格外好看幽靜。但是在這一[illegible]的草地上，只有老漁獨家居住，簡直說，他絕對不盼望有人來訪候他。讀者一定

要知道，這片深入湖心的地皮的背後，有一塊極危險可怕的森林，很害旅客們的。這森林又黑，又陰，又無路可通，其中還藏了許多奇形怪狀的幽靈鬼物。故此沒有人敢冒險經過，就是有，也是迷路的人。這老漁隨時背着他從家裏選好的魚鮮，到一座近這森林的大城裏，經過那林中，總是沒有危險，安然過去，他爲人有神聖的思想，他走過這幽暗的路徑，他總是用清脆的聲音唱慣了歌。老漁坐在當門口，張開他的網子，他不信有怪，忽然一件可怕的事發生了，好像聽得一種人馬的聲音，由遠到近，漸漸向他的小屋奔來；又好像，許多風雨之夜，所夢見理想的妖怪，——都實現了；一個白衣服的人形，又大又可怕，他不絕的點頭，表示不祥之兆。他抬頭看到樹林裏，他想起這點頭人，差不多是被樹枝攀着的。他想明

了，神經安慰了許多；因爲他自己細想，就是走在森林裏，也從沒有危險，何況住在這片深入湖中的地，向來沒有什麼妖魔的，因此他高聲反復朗誦了幾首聖詩，恢復了他的勇敢，自己也幾乎失笑，爲何先前自己吃驚呢！這個垂頭人，看上去，也無他，不過是一灣日常看慣的流水，由森林流到湖中，他所聽得的聲音，也沒什麼神奇，來者實在是位勇裝的武士，從森林中騎馬衝出，直往這小屋而來，在他的緊身外面，披了一件朱紅金綉的外褂，頭上金冠帽飾的紅紫羽毛，閃閃的邁動，佩着一柄華麗的劍，肩帶也在那兒發光，他所騎的白馬，比着戰馬溫柔馴良，渠們經過油碧的綠茵上，一些兒沒有被馬蹄踏壞，老漁看來人既是如此的外表，雖然不能完全放心，但是想來沒有什麼危險，他就很忙的整理他的魚網，客人

將次走近的時候，老漁很恭敬的除了帽子，沒有說一句話，這位武士走到了，問老漁說，他和他的馬，能否在這兒暫住一宵，'尊貴的先生?'老漁答道'這方草地給你的馬歇息，是再沒有比這好的了，這許多的糧草，也足以給牠充飢了，至於你先生，請到我們小屋裏，我很願意，將我們的宿食供給你。'武士很高興，卽刻下馬。得着老漁的幫助，韁鞍等類，一起解下，讓那馬在草地上遊散遊散。然後武士回頭對老漁道'仁慈的漁夫，我極感謝你，若非你的高誼，未必能饒恕我的冒昧，因爲我瞧見樹後有湖邊，上帝命令我，還得回馬經過那可怕的路徑，可是現在已經天晚了!'老漁道'我們不必再多講了，'他就引導客人，進了小屋，近爐邊一星微火，放出淡淡的光，照滿了這間潔淨的房間。在那張大椅上，老漁的妻，正坐着，武士

進來的時候，她立起來，表示歡迎，依然坐下，一些也不招呼客人，老漁笑向武士道，'尊貴的先生，請你不要動怒，她不曾讓你最好的坐位，這是窮人的習慣，好坐位只給老人坐的'，'丈夫啊'她說道'你在那兒想些什麼？我們的客，是不是基督徒，他如何能有這種思想，年富力強的人，還要搶老人的座位，少年啊，我請你自己找一個坐位吧！'她說着回頭對武士道，'那裏的椅子，足夠好的了，我請你用的時候，要留心，因爲牠的腿，無有一隻沒有聲音'，武士極小心的，搬了一個坐位，很恭謹的坐下來。這是實在的情形，這武士在這間小屋裏，好像是親屬一般，又彷彿是剛從海外回來的似的。這三位，漸漸談得很親近的樣子，關於這片森林的事，武士問了渠們幾句，老漁不肯驚嚇他，故此沒有擴大其辭，因爲這個究竟不

是武士在夜晚所願意研究的。但是在渠們家裏，或是從前那些老人，隨便談說。渠們很留心聽武士講他經過的行程；他如何在多腦有他一座堡寨，幷且他還是林司特盾的爵爺。談話談得很快樂的時候，武士好像聽得那扇小窗口那兒，有撲水的聲音，彷彿有人由外面澆水進來，每次水聲發作，老漁編織網子，顯出極不耐煩的樣子，但是到後來，一陣猛烈的水浪，從舊窗口滾進來，散佈了一屋的浪花泡，老漁立起來，很動怒的大聲嚷道'恩定，不要如此的淘氣，和孩子們似的，今天因爲我們這兒有位貴客，你更不該這樣無禮'，一切聲音都寂靜了，只微微的聽得一聲笑，老漁從窗口走回來，對武士道，'先生請你原諒這種惡作劇，或者使貴客受驚，實在是沒有什麼危險，這不過是我們無知識的小女恩定，她已是將近十八

歲的女孩，還是如此的稚氣，但是她的心地却很好的'，'喂你不要說了；'老漁的妻喚道，'賽特司你旅行回來，或是捉完魚回來的時候，她這種輕浮的舉動，很夠安慰你，你整日和她在一塊，沒有一句正言，越大她越不能幫理家事，她將要把我們害盡了，縱然是一位頂有耐心的人，到末後也未必能忍受下去。"是了是了'，老漁笑着答道，'你和這女孩鬧意見，我却和這湖下不去，牠常常衝破我的堤，撕碎我的魚網，但是我愛牠。你也如此，愛這美的小鬼，因爲這所有的痛苦麻煩，都是她送來的，這話對不對呢？'喂！'老漁的妻道，'這是眞的，我們不必和她動氣'，她笑着很歡喜的。忽然房門開了，一位絕色美麗的女郎，跳了進來，帶着快樂的笑容'父親，你和我開玩笑嗎？我們的客人在那兒啊？'她嚷着，這時候她瞧見武士，她

非常驚奇的注視着武士。在武士一方面呢，更是嘆賞她的絕色恣容，他斷定了她一霎時的驚愕，使她有如此神奇的魔力。一刻兒他以爲她或者要羞避開了，但是事實却并不如此，她全神灌注了，走到他面前，跪在他的膝前，玩弄他胸前懸掛的金質奬章，她輕輕的說道，'尊貴的先生，你爲何末了到我們這窮屋來，你是不是漫遊了世界已經幾年，今天方才尋得這道路，那去處可是在這森林的外邊麽？可敬的武士。'這動怒的老婆，很生氣不容他回答的功夫，嚴厲的吩咐這小姑娘去做她的事，但是恩定毫不注意這老婆的話，走近哈爾得百蘭椅旁，坐上去，一面弄她的活計，'我要在這兒做我的活'，她說道。老漁雖然瞧出恩定許多頑皮地方，但他總談別的事使恩定不致於受窘。'我問了我們的上賓倒底是從那兒來

的，他至今還沒答復我呢，'恩定說。'我是從森林來的'，武士回答了。'你一定要告訴我，你怎麼樣來的，因爲許多過客，都死在那兒，還有什麼驚奇危險的事是你遇着的。在那路徑，眞是無人能幸免的'，她問着。現在哈爾得百蘭很戰慄的，憶起了，他一眼看到窗外，好像森林中所見的妖魔在那兒，但是這時已是深夜，如何能辨出人物呢，他鎭靜了自己，起首要講他的故事，正在預備，老漁插口道，'武士先生，這時候不相宜講述這類的事。'恩定聽說，卽刻從她坐位上，很生氣的跳了起來，壁直的站在老漁前面，用她小手指着道，'父親，他不是要講他的故事？他將要不講了。但是我依然要他講，這是我所盼的事，他將要代替你說！'她在地板上，跳着嚷，她如此的暴燥，先前哈爾得百蘭，以爲是種頑皮，現在加倍留心

察看，比初見時有意的温存，還要利害，老漁也不同了，百般的忍耐，現在暴如烈火，他嚴責恩定的違抗命令，在生客面前，如此無禮，他的老妻也附着說。恩定一些也不管，'如果你們檢着來罵我'，她嚷道'阻止我所要的，我依然讓你們睡到你們沉舊漲氣的茅篷裏去吧！'她說完，像一根箭似的，從門口飛入沉沉的黑夜中去了。

二　恩定的來歷

她失踪之後，哈爾得百蘭和老漁，從坐位上跳起走，追向這動怒的女孩，當他們還未走到門口的時候，恩定早已從黑暗中不見了，也聽不出一些脚步聲，她是從那一方走的。哈爾得百蘭對於他的居停，好像有些疑慮'或者'，

他自己和自己研究'這溫柔的所見，也許是一種可怕的影像，在森林裏，使渠們的魔術，來要我。'但是老漁，也在那兒自語'這也不是第一次。她如此的對待我們，我們在這長夜裏，將要有痛苦的心弦，不眠的雙目，除非她獨自在黑暗裏，以至天亮，否則她要來加害我們的！''爲上帝的命令'，武士嚷道，'讓我們即刻追蹤她去。''這又有什麼用呢？'老漁回答道，'如果我許你在這黑夜裏尋訪她，那是我的罪過了，至於我呢，即使我知道她逃往那裏，我衰敗的筋骨，也不能追尋去了。''不然'，哈爾得百蘭道，'讓我們叫着她，求她回來'，他很懇切的嚷着'恩定，恩定回來'，老漁搖頭道，'你不知道她的鬼怪呢。'可是他也禁不着喊道，'恩定，恩定我求你回來，回來就此一次！'叫喚了許久，老漁自以爲毫無恩定的聲音足跡，他又恐

怕哈爾得百蘭獨自回去，他們只得一同回到小屋裏來。屋中的爐火，差不多完全熄滅了，老漁的妻，對於恩定的失踪和危險一點也不在意，她已經安歇了。老漁鼓着勇氣，將餘灰復燃，加添了些新木柴，靠着那一線仁慈的火光，他尋出一樽酒，放在他和客人的面前，'武士先生'，他說，'我想你被這可惡的女孩擾得太利害了，我們不如暢飲過這長夜，勝比我們被這突如其來的事，鬧得一宵失眠，你以爲對不對?'哈爾得百蘭極端贊同，老漁讓着他坐了主婦的椅子，他們兩人又談又喝，好像一對忠厚長者。無論如何，總覺得窗前有什麼在那兒動閃似的，但是有時又沒有，兩人之中，總有一人要說'她是來了!'在那時候，他們靜默一刻，等到看清了沒有，他們搖頭歎氣，重新再談。他們無一個不想恩定。恩定如何初次

來到這裏的故事，老漁極願講，武士也盼望知道，因此老漁講道，'大概在十五年前，我有一天到城裏賣魚，經過這森林，我的妻，她在家裏，因爲她的盼望，在那時，上帝賞給我們二老，一個很可愛的小孩，她是一個女孩，因爲這新生兒，使我們腦海裏，要離開這美麗的家，到一處更好的地方，完成我們所希望的快樂。可憐的生命，先生你不知道，牠總是沒有自由，在這樣環境之下，但是上天的相助，各人總得盡他的力，因此這件事，或者來困擾我了。我既然進行，可是這一片地土，是我心愛的，然而想到城市的喧嘩吵鬧，我又爲何要留連，因此即刻決意動身，不敢怨恨上帝，爲的他賞賜了我們一個新生的小孩。我也不能說，以後有什麼特別的事發生，或是往前進，或是向後退；在那個時候，我看到森林裏一點可怕

危險都沒有，上天也從未拿嚴厲的手段待遇我，'說着他很恭謹的由光頭上脫下了帽子，站了一會彷彿是禱告的意思，然後又接着說'啊唷！'他道，在森林的這邊，有件極悲慘的事，等着我了。我的妻含了淚，滿載着悲哀來找我，我哭道，"上帝啊！我們的孩子那兒去了？"她答道，"你請求的上帝，攜着我們的孩子去了。"我們一同回到茅屋裏，靜靜的流淚，我左右的尋找這具小屍，但是沒有。我想所遇的事變，都是註定的。我的妻和孩子，坐在湖邊，她和孩子引逗着非常快樂，一些也不怕有什麼驚變。忽然這小的，往前伸，好像她瞧見浪裏有極好看的玩藝。我妻瞧着她笑，——可愛的天使，將她的小手，放前些，一霎時她從母親的手膀裏，一縱跳入燦爛的浪濤裏，無踪而去。我很認眞的找了她許久，但是一些影踪也沒

有，——完全失敗，當天晚上，我們獨自坐在屋裏，沒有孩子了，我們淚眼相視，癡癡的望着火爐，一句話也不講，實在不講話，比講還安慰一點。忽然門外，好像有什麼聲音，門可是開着的；噫！走進了一位衣着富麗絕色的小女孩，站在我們面前發笑，我們是何等的驚奇！我疑心，或者是眼花，或者是眞的，但是我瞧見她的衣服上，和她的金髮上，水淋淋的，我想起來了，她一定是落水的人，那是要我們幫助的。我說，"賢妻啊，沒人能夠搭救我們失落的孩子，現在讓我們援助別人的，也是我們的快活。"因此我們給她脫了濕衣，放她在牀上取暖，她那時刻，一字也不講，只對着我們笑，兩眼蔚藍如水，第二天早上，我們知道她，并沒有因水致病，我想問她的父母姓氏，和如何遇險，怎樣走到這兒來，但是她所給我們

的，完全都是奇怪和搗亂。她生長的地方，一定離這兒很遠，因爲十五年來，我從沒聽得一字講到她的家世。已往到現在，她說話舉動，無一不奇，我們簡直可以說她是從月球裏掉到我們家的。金殿晶宮，諸如此類的話，她瑣瑣不休，我也不懂其中有什麼意思，她所說得最簡單正確的，是某日她和她的母親，到湖邊來，不幸她墮入湖裏不知不覺，流到樹底下，她很快樂的，因爲尋得如此優美的岸邊。"妻道賽特司我們休要疑慮了，我們應當卽刻將這孩子當作我們失落的那個愛兒，不知她可能告訴我們她已經命名了沒有。"講到這一層，她不肯告訴我們，當我們問她的時候，她不願回答，但是她很曉得，她是奉了上帝的光輝而來，所以她要配合這使命才是。我妻和我，都想如果她沒命名，我們不能夠再耽誤這件事，如果

她已有了名字，我們也不當喚她的貴名，還是另給這孩子起名。我們斟酌着多羅塞亞這名兒，很合式，意思是上帝之禮品，因爲我們知道她，是承上帝派遣來安慰我們的。但是她不要這名，她說她父母給她取名恩定，她仍舊要這個名字。我想這名字很粗率，是人名錄上所沒有的，因了這個緣故，我曾和城中的牧師商議過，他也證明這名兒不及我題的。我求着他和我一塊經過這森林，到我們家裏，說明這洗禮的事。這小的打扮得既好看，又溫柔，即刻得了牧師的憐愛，因她的婉轉，和諂媚，牧師也不能反對恩定這個名字，就此決定取名恩定。一方舉行洗禮，她外表十分馴良，平日的一切粗魯舉動，彷彿全都忘了似的，先生我妻是很對的，她告訴你，她撫養這孩子眞是不易。'講到這兒，武士停止他的說話，當老漁隨

意談說的時候，武士又好似聽得一陣陣的水聲，現在那水就像使着幾倍的氣力，來撞破這窗和門，靠着一絲月色，他們瞧見那從森林裏流出來的一灣流水，猛烈的衝過了土堤，鼓着勇力掃盡了一切的碎石，樹枝。這風暴竟被這嘻鬧的聲音所喚醒，烏雲卽刻湧上來，掩濛了月兒，湖上滿佈了風吼的慘聲，那島上的樹木，被波濤從根自頂衝得屈服了。這兩人懷着驚恐喊道，'恩定，爲着上帝，恩定。'一字的回答也沒有，沒一刻工夫，他們急忙跑到門外，一個這樣，一個那樣，同時尋找和呼喊恩定。

三　恩定的復得

前章講到哈爾得百蘭因爲找尋恩定，如何的驚奇。他在叢林裏找了她許久，依然是沒

有，他格外的誠心誠意去訪求，第二次他想起了恩定是一團妖氣，在荒林裏所見。來纏擾他，實在的，那波濤發作起來。毀傷了樹木，鬧得完全兩樣，但是幾分鐘後，依舊恢復了幽美平靜，使他受一場驚嚇，這屋子和老漁們，是不是也是一樣的開頑笑，鬧把戲，可是現在遠遠的還聽得老漁喚恩定的聲音，和他妻的高聲祈禱，和念聖詩。究竟他到這湖邊伸出的這片地，看出湖水的澎湃，和那種的氣力，能夠將一個半島改成了一坐島'上帝'，他想道，'也許恩定冒着險，藏身在那可怕的樹林裏，或者使她的脾氣，因爲我不情願告訴她，其中的恐怖現象；現在看到流水如何的虐待我們，她一定獨自在那一羣幽靈妖怪之中，很傷心痛哭的。'他卽刻驚喊出來，趕快從石上扒下來，攀登了松桿，如此可以浮水過去，到那傍岸上

去尋她。他自己想到，就是白天在那樹下所遇着的驚險可怕的事，現在又沙沙的做聲，並且還看見對岸，有個高大的白人，站在那兒點頭晃腦的要鬧。想起恩定一人在那兒，受着這許多的痛苦，更勉勵他，必須渡過去搭救她。於是他攀着一枝粗枝，站定了。將他的身子安置在水流的中心，鼓着全身的氣力，方才站得住，不然要被流水衝入湖裏去了。那時間，他聽得一片縹緲的聲音，有人和他說道，'不要冒險，不要冒險，完全都是那老人的狡滑，那水！'他認識這妙音，他站在輕雲掩蔽的月下，恍恍惚惚的。那潺潺流水，漸次的打上他的腰間，雖則他并不停止，'如果你實在不是在這兒，如果你是縹緲的雲烟，讓我也變成如你一樣的存在，可愛的恩定！'高聲的嚷着，可是他站立在水中更深一些了。'回頭看，回頭看'，

這聲音送進他的耳鼓，他回轉身來，從月光中看去，有一個小小的島，四週清溪環抱着，在那鬱蔭枝下，恩定笑容可掬的，藏身在芳草幽花的叢中，幾倍的快樂給武士，當他想着攀了松枝去渡過。他很活潑的渡了流水，站在女郎身旁的一席地，多情的老樹，給渠們做了天然的掩蓋，恩定從坐處立起，一半身子在綠幕之下，用臂抱着武士，讓他相依在旁'可愛的朋友'，她低語着，'你在這兒可以告訴我你的故事，兩老不能聽得我們的談話，我們綠蔭爲幕，正好比茅屋的頂篷！好啊！這是天堂'，武士說着，和她接吻，正當這時，老漁在水的那邊，對年少武士喊道，'爲什麼你有如此的舉動，武士先生，我歡迎你，當你是位正人君子，不想你竟加無禮於我的養女，并且拋下我，你獨自在深夜裏，來尋她！'武士回答道，'我剛剛

才尋得她，老丈啊。'‘如此更好'，答着‘即刻和她到穩當的地方。'但是這件事恩定不願意。她說她情願和他一同到森林裏去居住，比着回到老漁的屋裏好，爲的在那兒，渠們不能讓她自由，并且武士遲早總是要離開的。她說着，又用她的玉臂，抱着他的頸子，柔聲的唱着。老漁聽了她的歌詞，十分傷心，可是一些也不能感動她。她作出許多表示，無非和她的新朋友要好，到後來，他和她道，‘恩定如果老人的傷心，不能感動你的心弦，可是很傷觸我的心，讓我們一同回到他那兒去吧'，她睜大了兩眼，十分驚奇，最後慢慢的吞吐着道，‘倘若你的意下如此，那是很好，你想着這麼對，我也同情，但是老人先要發話，應許你告訴我，在林中所遇見的種種情形。'‘來，只管來'，老漁喊着，說不出別的字了。他隔着河，伸過

手來，一方點頭示意，表示完全答應，他白髮披滿了一臉，哈爾得百蘭瞧到這種樣子，想起在森林中的那個白人，他不及細想一切，他輕輕的將這美麗的女郎，抱着渡了這窄流，那去處，將她的小島，和岸分離了。老漁靠着恩定的頸，眞有無限的快樂，他的賢妻，吻着那失而復得的孩子，帶着百般的溫存。彼此都無一言，就是恩定也忘了她的發脾氣，待遇她的異姓父母，非常親愛，末後大家想起經過了這一場驚變，現在湖水一切都已平復，枝頭小鳥也唱得可聽，恩定催着要聽武士講故事，一雙老人笑着應許了，渠們在樹下吃早飯，那樹遮了屋子，渠們一同坐下，彼此都有快活的感情，恩定睡在草地上，靠近了哈爾得百蘭，這彷彿是她所必要的事，武士就此講他的故事了。

四　武士在林中的奇遇

現在所講的是武士的遭遇，他道，'八天前，我在森林那邊的一座有名的城裏騎馬，正巧逢着一個很有價值的比武；我既不惜乎我的馬，也不惜我的槍。有一次我在比武場裏，休息下來，脫下我的鎧，回頭交給我那從者，我看見一位絕美的婦人，站在觀客們中，穿得也極華麗，我打聽得這位婦人的名，喚作百塔兒大，是這地有名會長的養女。她兩眼注在我的眼球上，好像我的眼睛就是她的，那懇切的盼望，好似青年武士競爭的心，我當時非常賣力，勇武得很，當天晚上，我竟成了百塔兒大跳舞會中對舞的一人。我在這宴會中，逍遙了好幾天'，正說到這兒，忽然覺得左手上極痛

了一下，好像鈎了一下似的，停止他的說話，瞧看是什麼緣故，恩定使力咬他的手指，又像發脾氣，一會兒，她瞧着他，很温柔，很抱歉不安的輕輕的道‘我要怪你’。武士重新起首再講，沒有一些懷疑‘這位百塔兒大，是個任性驕傲的小姐，她交我第二天，已不及頭一天，第三天更差了，然而我却爲她，自己將自己困着了。因爲覺得她待我和待別個武士不同，有一次鬧玩笑，我問她要尋她的那一隻手套，她道，“你能獨自一人到那不祥的森林裏去，探險後回來，報告我，然後將那隻手套給你。”一隻手套，何必注意，但是身當武士，一言既出，不能反悔，并且有榮耀的人，不須再等人家二次的鼓勵。’恩定道‘我想她是很愛你’，‘好像是的。’哈爾得百蘭回答，‘爲什麼如此’，‘這姑娘笑着，‘她眞傻，要趕走她愛的人，

到那可怕多險的森林裏，那森林和那些驚怪，等着我許久了！'哈爾得百蘭對着恩定笑'昨天早上'，他說，'我想定我的經營，這日晨曦美麗之極，照映在綠樹上，尤其可愛，蒼翠的枝葉，漂蕩婆娑，在我的心房裏，覺得衆生可笑，爲什麼要在這種幽美的境界裏戰爭呢，當時我自己問自己，我將要經過這林裏呢，還是不經，我甯願用時候去想，我被森林浸沒得如何深密，不能顧念到後邊的平坦，就此我初次想到，或者在森林裏迷了路，但是這也許是旅行人僅有的危險。我猶疑了一刻，抬頭看看太陽的情形，那時候升得更高一些，我看見橡樹的高枝處，掛着一個黑影，我自己想道，莫非是個熊，我預備了劍，那黑影操着人聲，又難聽，又可怕，在上面喊我道，"馬拉伯持先生，我幷不白白的在這兒嚼這樹枝，不然我們夜裏怎

樣來烘烤你。"那東西如此說着，果然嚼咬樹枝，沙沙的作聲，我的馬驚跳起來，即刻載着我跑開了，使我沒有工夫，將這東西看清；牠是那一類的妖怪。'‘你不要給他加個名。'老漁說着，抱緊了他的身子，老漁的妻也一字不響，恩定兩眼閃閃的注視着武士，‘這是故事中之最有趣的地方'，她自己和自己道，‘他們不能拿他烘了！先生請你講下去吧。'武士即刻接續道‘我的馬，勇猛極了。載着我跳得高齊樹桿，牠週身是汗，然而牠也不覺得。後來牠一躍跳上了懸崖，即刻又顯出了一個高白人，攔着了去路，那馬害怕得發抖站着了，我方才看清，我第一次明白，原來那白人，是一條流水，清如銀鏡，從山上流下，在我身旁經過，攔着我馬的去路。'‘感謝這灣流水'，恩定拍着手說，可是老漁搖着頭，低到胸膛，深深的思慮。

哈爾得百蘭又接着道，'我坐定在馬鞍上，忘去了雜念，只見一個極小的人，那小的程度也說不出來，站在我的旁邊，牠的皮膚是櫻黃色，牠的鼻子大得和牠的身體一般，聲音好似粗人，口張得極大，牠一次一次的鞠躬，發作沙沙的音調，這個傻子的遊戲，倒也有趣，可是不祥，我要回馬，那馬還是害怕，我想要找尋一條別的道回家，我在這裏跑着，跳着，已是過午的時候了，即刻快得和電一般，那個小人，又嚷着，站在我的馬前，我怒道，"在這兒造間屋子，那野獸的熱狂可以關緊了。"妖精罵說，"先給我酒錢，攔着你馬去路的，就是我，如果不用我的幫忙，你們一起都得躺在那石子山峽裏，我道，"你不要再丟臉，你要錢嗎？你在這兒說謊！救我的是這條清流，何嘗是你，你是個妖怪。"我說着擲了一個金錢，在那妖怪的

奇樣的帽子裏。牠拿着這帽子求我呢。我想如此我可以騎馬走了，但是牠喊得更高，卽刻又在我面前出顯了，我催着馬跑，這妖精也跟着，頂奇怪的是牠的身軀的屈扭，變化；一半可笑，一半可怕，牠拿着那個金錢，跳一步喊一聲道，"假金子，假錢，假錢，假金子。"這些字喊得快極了，在牠胸前喘出的這聲音，人們聽了牠每次喊過，以爲牠就要倒地而死，雖然牠那鮮紅可怕的舌頭，伸出口外，在我這方面，我站着了，很疑心的說，這種的怪喊，是什麼意思？拿了一塊金錢去，或者再拿一塊，只要我的身邊安靜，牠又起首喊叫着說，"不是金子，不是金子，青年的先生，我自己存餘了好些，立刻可以給你看"，忽然之間，那妖怪竟化成爲一片青草地，温軟的地面，凸出來像個球，有無數的妖精鬼怪在裏面，玩弄金銀，有

抬頭的，有低頭的，來回的旋轉，彼此拋擲貴重的金錢，又有的，互相吹散金粉在各人眼睛裏取樂，我可怕的伴侶，一半身子在裏面，一半在外面，有時牠喚別個捧給牠一握的金錢，狂笑着拿給我看，然後擲在那無底的洞裏，發出噼啪的聲音，即刻牠將剛才我給牠的那塊錢，給洞裏的那班鬼怪看，牠們瞧着都幾乎要笑死了，對着我作那輕蔑的嘶聲，到後來，牠們用有斑點的手指，指着我，越來越大，越看越粗，越過發瘋，全隊都往我身上扒了來，原前我馬的驚駭，現在給了我，我拉着靴距，極力往前奔，這是二次的逃跑，不知道在森林中，有多遠了，後來我停了馬，夕陽已經落山，冷氣圍着我，有一條白路在我面前，在樹林裏閃閃發光，我想這條路，一定可以到城裏去，我滿載着歡喜，從這條路進行，但是又

不然，一個臉白的看不清楚的種種的變化的東西，在那樹枝裏，一幕幕的出顯，我試試要躲閉牠們，可是任你怎麼躲，牠們總在着，因爲動了怒，我讓我的馬撞過去，那一團妖氣，化作四條水，圍着我們，到末後，不間斷的在那路上，一步一步的引導着我們走，使得這條路，只有一個方向，我們很久的跟從了牠的指揮，雖然牠很逼近我們，可是沒有傷害我們一次。我眼見，和理想，那個白臉淋漓着我們，眞像個高大的白石像，我又屢屢疑心，那是個流動的小川，但是我究竟也沒弄清這件事，人馬俱已走出來了，我們要報答那白人的引導，牠一定得點着頭說，'對了，對了。'最後從森林的盡頭，走到這兒，看見草地，湖，和你的小茅屋，同時那白人也隱沒了。''牠不見了，這是很好。'老漁說，現在他方才想着，他的這位客

人，將要如何回到他城裏朋友們那兒。恩定當時狂笑起來，哈爾得百蘭和她說，'恩定我想你歡喜我在這兒，爲什麼你又要快樂；聽着講到我的離開？"因爲你不能夠走'，恩定回答，'照你的幻想，用船或是用馬，或是用你自己的腿，去渡過那條大川流。不要試了，這事實是如此，不然，你要被那電光火石一般的石子，樹枝所打擊。那個湖裏，我很知道，我父親是決不敢深入的。'哈爾得百蘭微笑中也贊同恩定的話，老漁搭入渠們一羣，女郎在渠們左右，作優美的跳舞。恩定實在是很對，武士自己也以爲有久住在這半島上的必要，一直等到潮水退去，這三人一同作歸途，武士和恩定耳語道，'怎麼樣，我美麗的恩定我在這兒你動氣嗎？'恩定很發怒的道，'讓我如此，假使我沒有齕咬你的手，誰能夠在這故事裏多聽一些關

於百塔兒大的事。'

五　武士在半島上的生活

現在這故事，暫停一會，諸位讀者，讀了這幾行書，或者可以想，在這混雜的世界上，遇着煩難的事故，也許是會使你好的。家庭的需要，也是人們懇切盼望的事，家庭中的兒童樂園，燦爛如錦，可以將你用去如死灰，純潔清高的愛情所包圍，已失的未來無限期盼，能夠重新復得，諸位試想，哈爾得百蘭留住在這島上，是何等的快樂，他覺得他的環境很優美，類如每天湖水的如何澎湃，如何擴充牠的地位，如何在這島上，發展牠的勢力。他在茅屋的一角裏，尋得了一隻舊弓，修理好了，半日光陰，消磨在射擊水鳥，充作茅屋廚房裏的

用品。當他將擒獲的東西攜回來，恩定很傷心的看着，責備他爲何要殘殺快活無辜的飛鳥，但是他有時可巧沒東西帶回來，她也沒有不快活。他們要玩一會魚兒當作他們的消遣，雖則她冷慢的意思，也能夠使他快意。現在兩老看這一雙少年，很爲滿足，他們雖然還是分居，但是情誼和已婚了一般。他們可以安慰這兩老的晚境。哈爾得百蘭自己在獨身的地位，知道已經可以做恩定有意的求婚者，他覺得除去這四週的水外，沒有世界，也沒有其牠的人類，可以和他交際。正當他思念的時候，他的馬，仰頭嘶叫，提醒他是武士的身分，他的肩章，和韁鞍等等，又足以使他縐眉，牆上所掛的劍，忽然落了下來，凡此都讓他多加思慮，他自己和自己說，'實在恩定不是漁家之女，她像異邦的貴族身世。'僅有一件事，使他煩心

的，就是那老婦當他面，責備恩定，但是這女郎毫不介意，報之一笑，這種事有些關乎他自己的名譽，雖然他不能夠說，老漁妻的不是，因爲論到恩定那種頑皮，實在應當受十倍的責罰都不止。在他自己的心裏，判斷平秤兩方，還是一半向着老漁的妻，所以他的生命驅入快活平穩的境界裏，最後這事竟然決裂。老漁和武士的習慣，每當午飯或是晚上，無風的時候，他們常對酌，但是現在老漁，每次從城裏買酒回來，蓄酒的地方是乾枯了，也可以見到他兩人交情的退減。恩定長日總是笑他們，他們兩人之中對於恩定詼諧之處，誰也不覺着有趣和往時一般。將近黃昏的時候，她避開這茅屋，她說他們的臉這麼長，這麼慘淡，那夜晚，風聲又起，潮水重復興波。老漁和武士都驚慌失措，跳到門那兒，趕速找回這女郎，

他們都很想着，像武士初來那夜的情形，但是恩定迅疾的走到，他們這兒，拍着她的小手，帶着歡樂'你們要給我什麼？'她道，'假使我給你們預備些酒，你們就沒有什麼待遇我，如果你們不這樣的終日冷靜，要好一些，那就使我很滿足的了。只和我來，這川流中，眞會送一桶酒上岸，否則責罰我睡一星期！'這二人卽刻跟着她來，在一個有遮蔭的小池塘裏，尋得一桶酒是他們渴望許久的東西。他們急急忙忙，將這桶酒運到茅屋，因爲他們看見西邊的天，複着很重的黑雲，在午夜的時候，他們可以看見湖水高起的浪頭，盼望大雨就來。恩定盡力幫助他們，當這風濤恫嚇他們，吹散他們的帽子，她發出一句帶笑的申斥，向雲道，'來啊！來啊！你不能夠淋濕我們，我們有法子去尋着躲避的地方。'老漁警

戒她，不當如此料想，她獨自發笑，三人中也沒一個逢着意外的事，回到家裏，他們誇口，他們的衣服，還是完全乾燥的。他們未及打開這桶，他們知道裏頭藏着極好的酒。大雨從黑雲中而來，狂風吹過樹頂，和猛烈的波浪。不久他們從桶中，傾滿了一瓶酒，可以吃好幾日，他們圍爐共坐，暢飲一番，還講到不曾撞着風雨的巧幸。忽然之間，老漁變成莊寧的態度，'啊！尊貴的上帝'，他道，'我們在這兒很快樂的享受這豐滿的寶物。其中一人，他曾有一次，幾乎在水中失去了生命家產。'然而他却不曾'，恩定回答着帶了笑容，又給武士滿了酒杯。哈爾得百蘭回說，'老丈，以我名譽担保，我只要知道他到那兒去，縱然在深夜，有危險，我也不辭，更有得比這再利害，我也應許。如若命中須回到我們那些朋友們住的地方，

我尋得給酒與我們的人，和他的子嗣，我一定要兩三倍的付他的錢。'這話老漁聽了，大爲快活，點着頭，暢懷痛飲。可是恩定不甚歡喜道，'照你所想，實行帶着錢，冒了險，去尋求，你眞是說傻話，如果你因爲這件事，喪了命，我是如何的悲傷，這也是實話，你就不能再有我和再有這酒了。''實在的話'，哈爾得百蘭笑恩定回說，'你的話，眞是傻氣，有句話講，慈善的事，是先從家起，別人的事無關我們。'老漁的妻聽了，回過頭，歎氣和搖頭。老漁不去想現在，並且爲了愛這女郎起見，責道，'你說話好像是土耳其的叛教之徒，將你撫養大的。不知上天可能饒恕你和我。你這沒有禮貌的女孩！''好'，恩定回道，'我只知道要這樣講不管是誰人將我撫養大了的。''不許響'，老漁喊道。恩定不發怒反而很溫柔的推搖他。忽然

她走近哈爾得百蘭身邊，輕輕的道，'你是不是總和我生氣，親愛的朋友！'武士握着她的手，撫着她的髮，他不能夠說什麼，防着兩老嚴重的申斥恩定。他緊閉了嘴唇，面面相對，沉寂無聲，彼此心下都懷不快。

六　講一段姻緣

在沉寂之中，一陣叩門聲送進來，大凡無意中遂着很小的變故，也可以使我們害怕，何況渠們離這古怪的森林這麼近，而且這片小小的海角，伸到外面，常被旅客們尋蹤而來。叩門的聲又起了，這次還帶着歎息的呻吟。渠們面面相覷，都很疑惑。武士拔出他的劍，但是老漁低聲的道，'先生我很害怕這利器是無用的。'同時恩定走向門口高聲怒叱道，'地神，

我警告你，假如你存意來傷害，渠勒波恩再教得你好些？'話中的神秘，無非加添渠們的恐懼，渠們很害怕的看着這女郎。哈爾得百蘭有心問恩定爲什麼要說這話。外面發出一種聲音道，'我不是地神，但是還脫不了人世的骨格，我求你放我進來，假使你敬畏上帝，你將要幫助我。'恩定聽了這句話，提了燈，開了門，渠們看見一位高年的牧師，站在那兒。他驚奇得倒退幾步，他萬不想，如此寒微的茅屋裏，竟然走出這等美俊的女郎，他想其中或者有什麼神道，因此他祈禱說，'各位好神仙讚美上帝！'

'我不是神。'恩定說着笑了，'我現在容貌凡俗一些麼？但是你的聖詞，未曾嚇着我。我也知道上帝，和爲何禮拜他，要知道各人的環境，都經他造就的。進來吧，神父，你來和好人在一塊了。'因此這聖徒走進來，對着四週鞠

躬，他的容顏舉止，莊嚴神聖，他的衣服和那長髯白髮，都被水浸濕。渠們讓他換了衣服，交給女人們去曬乾了。這老人恭敬之極的，稱了謝，渠們給他武士華麗的衣服，他却擇了老漁的一件舊灰外褂穿了。渠們回到外間，老漁的妻，即刻讓這神父坐了她的坐位，未及等他坐下，她道'你年高了，又辛苦，又是牧師，應當享受這利益。'恩定又推這生人脚下的小凳她要坐在那兒，爲着靠近哈爾得百蘭。在牧師之前，她做出種種温文的樣子，哈爾得百蘭在她耳邊講笑話，但她所答很寧重'他是上帝之僕，上帝管束我們大家，聖品那能嬉逗。'如此老漁和武士備了酒飯，款待他們的客，他鎮靜恢復了之後，他開始講他的故事，他說他幾天前由他的寺院動身出來，那寺院離着大湖的那岸很遠，因爲預備去朝主教。他也早知道，

必有很大的危險，多少寺院和小村落，被那洪水所衝沒。他出門後，走了好些路程，都很順遂，那一日，在黃昏之前，曾被兩個舟人的幫助，渡過了湖上一箭之路，這地方的水流過了湖的岸邊'雖然危險'，他說'當我們的小船，逢着了浪，風暴趕着我們，從我們的頭上淋下來，好像這水，專等我們的小船來，牠方始和牠發狂似的，一同跳舞，船人所拿的槳，被浪水衝得拿不着了。浪花層層陣陣的，繞着我們，我們是天威下的無望的俘虜大浪衝到你的對岸，我們在朦朧中，穩約看見如此，我們的小船，竟被迅急的旋渦所包捲，就我自己而想，不知道此身，是在岸上，還是在水裏，在這憂患無定，生死不明之中，一浪將我送到你們島上的樹下。''島，，老漁喊道'眞是一座島，但是一兩天前，還是一片地，現在湖水和川

流，都有魔術，我們也被牠變化了。'牧師道'我看起來，好像當我在黑暗中扒上岸來，雖然野蠻的呼吼，不能使我聽清，末後我却看見有一條平路，沉沒到水裏去，如此方才看見那一線的光輝，由你們的茅屋裏射出來，我感謝天父，出我于死，領我到此，和可敬可愛的你們相聚，不知道除了你們四位之外，我還能再捱着別的人類嗎？''你是什麼意思？'老漁問道'如此你知道了'，聖徒回說'煩惱的行程能夠有多們的久長？我的年歲高了，我的生命之泉，很容易同赴清流，實在不見得，這陣陣的潮流，不鼓着牠的勢力，向着你，和那森林，以致你和世界分離。既然如此，你的漁舟，足可以渡你過去。在那處的民衆，激起渠們的興趣和注意，可以完全忘了你的高年。'老漁的妻提醒了，又着手道'上帝阻止。'但是老漁瞧着

她一笑，他說我們是什麼古怪的動物，縱然是的不能有多少的分別，末後不獨你愛妻，如同現在的牠們，多少年來，足跡沒有到過遠比荒林的邊外，除了恩定和我以外，你也沒有看見其牠的人類。這武士和聖徒是不速之客，他等和我們相處，有如此地成爲無名之島，我想一起完結之後，你總是一個得利益的人。'我不知道。'妻道'與人世離居，無聽無見于人們，是件很慘痛的感想。''如此你和我們在一塊'，恩定低低的帶着唱歌的聲音說，她坐得更近哈爾得百蘭些，可是他正在深思着。當牧師講到最末了幾個字，森林一方面的種種，好像記憶不起，覺得這島，格外的蒼翠幽美，發生許多新鮮思想，他所愛的這位姑娘，像似這世界上，這塊小小地土上的一朵鮮玫瑰，并且現在手邊就有一位牧師，更是在這時候，那老婆子

露出不快的顏色，對着這姑娘，爲的她當着聖徒之前，她也緊靠着武士，老婆像要痛罵她似的，如此哈爾得百蘭回過來對牧師發表道'聖父'，他說'你看，在你面前，一雙定婚者，假如這位姑娘，和這些好人，沒有話講，請你在今天晚上，給我們結婚。'這一雙老夫婦，聽得這話，十分奇怪，也許這些情形，已經印入渠們的腦筋裏，但是渠們未曾說過，故此武士的話，使渠們完全吃驚和新奇。恩定忽然莊嚴起來，垂頭視地，當牧師問渠們這事怎麼樣，老人們應許渠們，沒有經過許多談話，這件事定規了。老婦卽刻去給一雙新人預備下新房，找出一對奉神的細燭，她收藏了許久，她想着是婚禮中的必需品。同時武士解下他的金鍊，換做兩個金指環，和他的新婦交換，恩定瞧他如此的舉動，她卽忙異想天開的跑了出去，她喊

道'不是如此，我父母並不拋棄我在這世界上，成爲一個孤獨伶仃的人，在事之相反，渠們預料到我將來，總有逢着今晚的機會。'說着她匆匆忙忙離開這間屋子，拿了兩個很貴重的指環，一個給了武士，那一個她自己戴上，老漁十分驚奇，老漁的妻更加利害，因爲渠們從來沒有看見這孩子，有如此珍貴的財產'看'恩定說，'我父母有這無實用的東西，將牠縫在衣服裏，我來時，就已穿着了牠，渠們吩咐我，在我未嫁之前，不要告訴任是何人，所以我保守秘密，一直到現在。'牧師將一切的事，放在後邊，先將奉神的細燭，燃燒起來，放在桌上，命令一雙新婚者，站在他面前，說了兩句聖詞，將渠們的手，交攜，老夫婦祝福青年的。新婦深思和振動的，聽到武士所講，使牧師吃了一驚，他說'你是奇怪的人'"爲什

麼你告訴我，你是獨居在島上?'當這婚禮舉行的時候。一個高大的身體，穿了白袍，在從窗對面望着我如果你請他進來，他一定還在門外站着呢。''上帝阻止'，老婦抖着說，老漁靜默的搖着頭，哈爾得百蘭跳到窗口，他好像還可以看見那白影，但是很快的沉入在黑暗之中，因此他和牧師說，也許他弄錯了，他們大家圍爐共坐着。

七　新婚夜的巧遇

在婚禮起首舉行之前，恩定很有進步，一切舉動，都溫文儒雅，現在婚禮已經完畢，她所有的頑皮，特性，好像完全不覺羞恥，她是小孩脾氣，用着小孩狡猾的手段，嬉弄她已婚的丈夫，和她的養父母。她也玩弄怨恨這聖

徒，然而後來，她對于他，十分恭敬，當她的養母在那兒訴說她，武士講了幾句重話止着她'因爲'他說'恩定已是我的妻了。'恩定的逆情，足以使武士歡喜，比別的都快樂，有時像是如此，她批評他丈夫的失敗，然而卽刻更呈安靜，坐在他身旁，用手撫摩着他，就他耳邊低低的吟哦着，使他腦前的幻想，一概掃除。温柔的舉動，過去，接着又發脾氣，循環不已，故此以後的事，比着前面更壞了，後來教師用嚴厲的話訓她道'夫人'他說'沒有一個男人，看見你不歡喜的，因爲你又美貌又青年，男人的一雙眼，要的是美容，我勸你留意這條法子，使你的靈魂可以和你丈夫和諧。'恩定回答道'你說的是什麼？實在的話，大半人的子嗣，你須得給他們一些聰敏和時宜的警告，但是我求你，如果我沒有靈魂，我將怎麼做呢？至於

照你所說的和諧，以我看來，是有些困難的。牧師回過身來，默默的聽着她講，她走向他前，更加暴燥的道'牧師先生'她說'你和我生氣，我也很知道這緣故，你以怒容使我難堪，但盼你不要使別人，也無故受你的顏色，我求你，留心我，並且耐性些，在我這方面，我將要清清楚楚的告訴你，我的意思。'現在看得很清楚，她就要將她所穩藏的事說出來，但是她忽然很惶恐的，好似暗中有人阻止她，轉忽間，拋下淚來，沒有一個人知道，她爲什麼如此，渠們都靜靜的看着，她懷着奇異的心，歇了一會，停止流淚，珍重的和牧師道'我想許多奧妙莫測蘊藏在靈魂中，而靈魂中本有牠固有的美麗，或者不是，牠所給我的，都是驚嚇恐駭，先生，我問你，假如我們不領受這種饋贈，我們或者還比現在好?'恩定重新靜默

了一會，彷彿等人答話，也止了淚，室中的人，被恩定這幾句話，驚嚇得離坐而起，大家重復走回，含着奇異的眼光看着她，她左右都不看，僅僅抱着誠懇的態度，望着聖徒，等備聽些可怕的訓詞，她繼續道'你所說的靈魂，一定是很難的重負，就是牠一點的影子，已經使我很悲痛憂傷，現在上帝知道，我生命中，到現在滿載着幸福快樂了。'恩定淚如湧泉。拿穿的衣服，遮了臉，牧師很莊嚴的走上前，用有價值的話和她講，稱她作至聖，將她以前所蒙的鬼魔之號，一概掃除，同時她跪向牧師，說了些聖詞，禱祝上帝，她發誓在她心田裏，盼望全世界都好，末後牧師對武士道'先生，我讓你獨自和她在一塊，我已經給你們成婚了。我的智慧，足以證明她並沒有魔道，雖然有些奇怪的舉動，我叮囑你三件事，盼望你，

在你未來的歲月裏，依此照行就是——賢明——愛——誠懇'講完這話，牧師走出這間，老漁夫婦也都退出去，渠們拱着手，當渠們走過恩定之前，恩定屈了膝，拿去臉上所遮的衣服，温柔誠懇和哈爾得百蘭道'你不願認我做你自己的人，是我悲哀的事，現在上帝知道，我並沒有做過魔術的事，我無他，不過是個可憐不幸的孩子。'她說着，顯出誠懇恭順熱烈和幽美的態度，以致她的新郎，完全忘了以前所感觸的驚恐，四週神秘包圍了。他靠近她，用手扶起她，從淚眼中，發出微笑，這一笑，好像溪流上的一曙微光'啊！你不能離我'，她低聲的說，用她的柔夷，撫摩着武士的雙頰，哈爾得百蘭極力使自己忘去一切可怕的事，曾經映入他腦海的背景，自己和自己辯白，他的妻，也許是好，也許是不然，惟一簡單的問

題，一半不明白，吞吐在他唇舌間，'恩定我的小恩定'他說'告訴我這一件事，你所說的那些神道，渠勒波恩，都是些什麼，牧師在什麼時候來這兒叩門？'恩定溫柔的回道'那不過都是童話，小孩子的童話，以前我怕你和他們，現在你怕我，這就是我們故事；和新婚之夜的尾聲了。''上帝知道'武士說'也許這不是末段'說着他吹滅了燭，月光從窗戶中，射進來，他擁她在百般恩愛之中。

八 婚後的早晨

晨曦照醒了這一雙：恩定用被遮了一半臉，哈爾得百蘭睡着，靜想了一會，在這一宵睡眠當中，有許多惡夢來驚擾他，夢中的妖魔鬼怪，化身作了温柔美貌的女子，他從夢中驚

覺，室內的月色，異常慘淡，他定神瞧瞧恩定。他却枕着她的玉臂睡眠呢。她臥在他的身旁，依然温文甜靜，他輕輕在她櫻唇上接了吻，重新再睡，却又被新的驚恐鬧醒了，現在他眞醒透了，他細想夢景，很責備自己，不應當反復的疑心他的愛妻，他求她饒恕這種無謂的疑團。在她一方，僅僅握了他的手，低聲嘆氣，沒有說一字，她很懇切的注着他，這一番深意，他以前未曾摘着過，他可以安心，她對他，並沒有惡念，他放了心，起身到外間普通的室內，現在這三位圍爐坐着，各人臉上掛着一層霜，他們不敢吐一字的害怕，好像牧師全力祈禱，足以驅逐一切妖魔。當這少年丈夫，踱進這室內，滿面春風的，他們將疑慮放開，老漁想和武士講笑話，老漁的妻也笑着，使他大家都忘憂，此時恩定進來了，大衆站

起，預備給她致意，少年妻子瞧着他們，很爲驚愕，牧師第一走近向她，滿載父親的慈愛，他舉手祝福她，她屈膝致敬，她音低意誠的，求他恕宥她昨宵的話語失愼，再請求他，用熱烈的情感，爲她祈禱，求靈魂的慰安，然後立起和她養父母接吻，感謝渠們的美意'在我靈魂深處，感謝你們給我的廣寬無邊的恩愛，我親愛的父母啊！'她說，她現在起首可以負責，但她依然幫着老婦預備早餐，安排很好，極得老婆滿意，如此她終日是靜默，有情感，謹愼，卽刻成爲主婦，幷且也是軟弱多情害羞的女郎。這三人很知道她的，等着想看她的粗暴行爲，但是渠們等不着，很失望，恩定幽柔得和天使一般，牧師兩眼不能離開她，常常回頭和新郎道'先生'他說'奉上帝的光輝，使他無價值的僕人——我，給你一些榮耀，愛育是你的

責任，并且是你的永世幸福。'傍晚的時候，恩定和武士交臂在門前散步，落照映在芳草和燦爛的樹頭，何等美麗，少年妻子，兩鬢滿蓄淒涼，和深愛，她口裏彷彿要說些祕密的不可思議的話，後來終是付之一歎，一直下去也不曾和她丈夫說，實在他和她說什麼，她不回答他，對他看着，然而一往深情，渠們走着到了森林的水邊，武士很奇怪那水流得很文靜，沒有一些從前的興波作浪，恩定開始悲聲的講道'明天這湖水，將要乾了，你可以放行無忌，任你到什麼地方去都沒有阻攔'但是武士笑着答道'不能捨你，我可愛的小恩定'他說'你想我怎能捨你，教堂，牧師，國王，王后，人人都能將我提回交還與你。''然而完全還在於你'，她說着一半哭一半笑'完全還在乎你！雖然我想你是被我所克服，爲的我實在愛着你，

你背着我，踱到我們對面的島上，在那兒，事情就可以定規，要我溜過這水面，是很簡便的事，不過歇息在你臂間那是格外的好；如果你拋棄我，這是最末一次在你的懷抱間了。'哈爾得百蘭很奇怪她講這些話，也想不出怎麼回答，只是抱着她，渡過去，他自己想，這個小島，就是他初來的那晚上，他給老漁們尋得她的地方，在那遠一點的邊土，他將她放在軟草上，有意很溫存的偎依在她身旁。但是她和他說'你坐在我的對面，在你沒有動唇說話之前，當你面說話，我求你留神聽我所要講的話。'如此她講在下面道'我愛，你一定知道天地間的五行，雖然沒有人的樣子，然而有時也可以像人，奇怪的火蛇潰火，地神又瘦又乾的倦伏在深深的地下，靈神佈滿在空氣中，在荒林，樹木裏，來去的飛翔着，許多的水精，住在

湖啊，河啊，川啊，在那水晶圓屋頂裏，各種聲音互相轉播，日月星辰，都望裏窺探，水仙們住在那精美的家裏，珊瑚玉樹，裁置了一花園，渠們漫遊在海灘的左近，和那些花彩燦爛的蚌殼爲伍，插身在這種錦綉的世界中，如此光華，現在的世界裏，很不易更得了，一切這些，都被銀幕般的流水籠照着，水流之下有多少珍重可以紀念的事跡，住在這種境界的我想比平常人類舒服得多，在這裏有一漁人，他很運氣的，得了些雌魚，她們從水裏唱着遊了出來，不論遠近，他總得稱道她的美貌，這個奇怪的生命，喚做恩定思故此親愛的，你實實在在看見有一個恩定了'現在武士很難安慰自己，這離奇的怪事竟然發生在他夫人身上，而她鼓着這一派邪氣來嬉弄他，他反覆的想，禁不住發戰，沒有氣力吐一個字，癡癡的

呆望着她，在恩定這方面，很憂愁，搖頭深深歎了口氣，接着道‘我們所處的境界要比平常人快樂得多，——我們自命爲人類，因爲我們有同一的軀體面具，我們和那些，有身體靈魂，出沒塵土的那些五行相同，故此我們沒有影踪躲避。你從人類的生命中，喚醒到清雅的世紀，我們和沙土風浪在一塊兒住，因爲我們沒有靈魂，我們和這般五行相處，牠們鼓勵着我們，我們活着呢，牠們還很服從命令，但是等我們死了，牠們也將我等吹散開了。我們已經結婚了，沒有什麼使我們憂傷的——我們的婚姻好像夜鶯和小金魚，又像天眞的兒童們。我的父親是地中海的水王，雖然還有更高爵位的人，然而牠的職位也不小了。他喜歡他的獨養女兒，要有魂力，可以壓制一切的驚險困難。靠此力量，我們可以得着深情相結的靈

魂，我既有這靈魂，以靈魂感謝你，永世感謝你，如果你不使我一生薄命。你想你變成我，如果你離棄我，應當有怎樣的感想，再者，天意命令我，還得使我用奸滑的手段來擁護你，如果你不要我，即刻使你獨自回到那岸，我沉身在這川流裏，牠是我的伯父，在這森林裏，遠開朋友們，過着孑然一身的生涯，他實在很有權柄，受許多大河流的貢品，他將我在孩提無識天眞的時候，送到老漁這兒，將來要還我——可愛多愁有靈魂的婦人——給父母。'現在她還想再說，但是哈爾得百蘭，握着她的手，和萬分深愛，帶着她仍舊回到那岸，在他未到家以前，他流淚和她接吻，發誓道。他永遠不能拒離他的愛妻，他自己說他的快樂，還遠過那不信宗教的劈格美利昂雕刻家，成有生命的維納司像，終於成爲他的愛人。恩定握

了他的臂膀，懷着誠懇信服的感念，緩步走回茅屋，她完全的心靈，第一次覺得離開她父王的珊瑚晶宮，竟不成爲一種的傷心事了。

九　武士如何攜去少妻

現在這篇故事，講第二天早上，哈爾得百蘭睡醒了，瞧着他的妻子沒在身旁，一切的奇異思想，和渠們的婚姻，還有恩定的種種，重新都回到他的腦筋裏，一概都是魔術妄念。恩定進屋來了，坐在他的身旁道，'吾愛'她說'我出去看了幾次，看我的伯父，可曾如約，他已經將完全水浪一起收回，到他那寂靜的海灣裏，他又一度流過森林那邊，很安甯的，那本是他所願意的，他的朋友們，空氣和水，都也休息着，極平安温柔的環繞着我們，你幾時要

回家，都可以，不會弄溼你的衣履。'如今的哈爾得百蘭，好像在夢中似的，不甚明白他妻子的魔術，雖然他對於這事，還未發表意見。恩定的深情款款，使他忘去那些恐懼，停了一刻，他和她站到門口，瞧着那滾滾的長流，他感着十分快樂，處在這愛的搖床裏，使他終於不能不說'爲什麼我們一定要今天旅行去？我們將來可能再有比現在更快樂的日子，讓我們在這兒再看兩三次的日落吧！"如我良人的願'她很恭順的說'只不過那一雙老人，要是初次知道我的妖魔，隨便怎樣。渠們是要難過，并且眞心明白我能敬愛渠們，我想那老眼裏一定要蓄滿了珠淚，現在渠們依舊如從前的愛護我的美德，諸如——寧定的湖水，平靜的空氣，而今的事情是如此了，渠們將以爲撫養我如同栽培草木了，故此現在求你允

許我，不將我的妖魔的魂靈，現給渠們瞧，假如我們還在一塊，我如何能夠隱藏呢？'哈爾得百蘭想她的話很對，卽刻告訴老人們；他在這一點鐘裏，就要動身，牧師陳說，願意和這一雙青年夫婦同行，匆匆預備了告辭，他和武士扶着新婦上了馬，他們一步一步的跟着她走過了樹後森林的乾路，恩定低低的啜泣，因爲老人們哭聲很高，渠們好像恩定之走，和失去了所有的一般。現在這三位旅客，從寂靜中走到叢林裏，看上去是多們幽美，在那油綠的枝葉裏，絕世的恩定，跨在富麗的坐位上，一邊是可敬的牧師，穿着白制服隨行着，那一旁武士披着錦綉的衣服，佩着寶劍，跟從而行。哈爾得百蘭沒有移眼神瞧她，恩定收了淚，也沒看他。渠們走着，除了默默的感想，沒有聲音。忽然牧師低聲和第四的旅行人的談

話，破了這沉寂。同時這人在不知不覺中，竟然加入渠們的羣裏，他穿的是件白袍，差不多像僧人慣着的，不過帽子戴得很低，蓋過了臉，他的衣服上，有許多縐紋繞着。雖然穿得如此，可是不能隱藏他的舉動，當這一雙少夫少婦，剛看見他的時候，他道'牧師先生'他說'我住在這林中。有好多年了。我却并不是隱士，我剛說的話。我不知錯了沒有，應當懺悔不應當。只是我想，隱居這事，是我特別須要的，我愛這叢林，因爲牠有獨俱的美麗，并且牠能使我歡喜，讓我在樹葉裏，和黑暗的影子裏穿着白衣，來回的飛翔，在我不知不覺中，這兒或是那兒，有陽光射進來。''你是一個奇人'牧師說'我很願意更深一點去知你的爲人'，'由這件事論到那別一件事'，這生人答道'你是那一種的人？''我叫希而門神父'牧

師說'我從湖外的聖母寺院裏來的。''實在的'回答道'我喚名渠勒波恩，以禮而論，我名上可冠頭銜，喚作渠勒波恩爵爺，或是自由的渠勒波恩，因爲我自由得和樹林裏的鳥，或者還比牠們自由，我將用一個字比喻和這夫人說'渠們看他怎麼樣，因爲他在牧師的這邊，還離着遠些，他伸長了自己，就她耳旁低低的講，她帶着驚恐避過來，喊道'我不能和你再做什麼了！''哈哈'生人笑道'結了佳耦，不再感謝你的親屬了！你忘了你的伯父渠勒波恩了嗎？他多們誠懇，將你背負到這地方來。"我求你'恩定說'不要再顯身給我瞧，因爲我現在怕看見你，我丈夫要是瞧見我和這種怪物就伴，有這類的親戚，他要躲避我了！''小姪女'渠勒波恩說'忘記了沒有，我曾經在這個地方，做你的保障，不然的話，那地下的許多

惡魔，要嬉弄你，讓我趕快走近你身旁，這位牧師記得我，比你還清楚，他和我說，他同我很面熟的，也許同過船，在那船中，竟遇險落水了，我實在是個龍掛，將他救出來，平平安安的，送他上岸，給他去證婚。'如此恩定和武士和希而門招呼，但是他好像在夢中走道一般，過去的事，又像不甚懂得。恩定和渠勒波恩說，'嘔！我看見森林的盡頭了·我們不須你的幫助，我們僅僅被你嚇着了，我求你，發慈悲，安安靜靜的離開我們吧。'但是渠勒波恩動了怒，臉上可怕，惡狠狠的對着恩定咬牙切齒，她嚇得亂叫，讓她丈夫來救，又輕又快，武士跳過馬這邊，用力拔出劍來，加到渠勒波恩的頭頸，但是這刀刃竟被靠近他們，從峭壁上流下來的瀑布所阻擋，那聲音好像嘲笑，濺得渠們週身是水，牧師忽然從夢中醒來'好久了'

他說'我盼望這類事，就是這川流，從高處流下來，很接近我，在先，我想那是一個人，而且還能操人語。'現在這瀑布冲下來，清清楚楚的，灌入哈爾得百蘭耳朵裏，像是說'輕率的武士，勇猛的武士，我不是動氣，或者我將叱罵。但是無論如何遭遇，永遠謹慎你的妻，緊緊的在你身旁：勇猛的武士，輕率的武士！'再走幾步，渠們到了開闊的地面，光明之中，這座大城，已站在渠們面前，夕陽放牠燦爛的光輝，照在行客們，水琳的衣服上。

十 城中生活

現在抽點時候，回講自從哈爾得百蘭離開這座大城之後，城中有什麼變遇。林司特盾主人的忽然失踪，很使愛他的人們奇異，和掛

念。他有比武，和跳舞的技藝，他的溫文懿表，很足使人不忘的。他的用人，無意和他主人同走，他們之中，沒有一個敢到可怕的森林裏去尋他，他們作無謂的逗留，無聊的盼望，人們是常有這種情形的，他們口裏念道失踪的主人。現在他們全體被猛烈的風浪阻回，他們之中，少數疑心哈爾得百蘭是有希望的失踪。百塔兒大，很顯明的悲念他，并且極端責備自己，去引誘這不幸的武士，去試那不祥的騎馬。她的養父母——公爵和公爵夫人——來勸她走開，但是百塔兒大懇求渠們和她在這兒，等哈爾得百蘭的消息，是生是死，好些諂媚她的年輕武士們，她勸他們到荒林裏追踪這位勇敢的冒險家，但是沒有一個能夠得到她的握手酬謝。她更盼望哈爾得百蘭回來，要求她。當時她那些求婚者，沒有一個有這胆量

去找回他們的情敵，現在讀者看見哈爾得百蘭忽然出現，城裏的人，和他的用人們，何等的狂喜！人人都喜歡他的回來尤其是可以救了百塔兒大。在理哈爾得百蘭此番回來，帶着他的新婦，還有希而門神父，渠們的證婚人，很讓人們快樂的事，但是百塔兒大鬱鬱不歡，因爲第一層，她整個的心，傾愛着武士，第二層，她憂傷惦念他的失踪，被羣衆眼睛看出來，遠比現在還明顯，雖然處到這種境界，她讓自己做一個聰明的女郎，和恩定要非常的要好，而恩定人人想她是個公主，被武士在荒林裏搭救出來的。如果有人問到這件事夫婦兩人，都很鎮靜，或是隨機應辯的躲過了。雖然希而門神父，在哈爾得百蘭回去不久，就回到他的寺院，可是他的口，密得較任何神父都利害，如此大家人各懷疑，就是百塔兒大，也

不比別人曉得多些。如今一天一天的恩定和這女郎長進友誼'賽特司，我們一定得知道各人以前的事'，她說，'或者我們當中有什麼神奇的事，如其沒有緣故，——深祕的緣故我們不會如此的友愛，我們第一次相見，我就愛上你了'百塔兒大自己當着她的敵手，原可不說，然而她竟被恩定的憐愛所沉沒，她們互相的戀愛的力量，很濃厚，使她們常常離開她的父母，她的丈夫，實在有人講，百塔兒大將要加入恩定的夥到近多腦的林司特盾堡裏裏，講到這件計議，有一個黃昏，她們談論着，她們在星夜裏在那城中被高樹包圍的方場上走着說着，少年的夫妻，要求百塔兒大加入渠們的黃昏時的散步。這三人在深沉的夜晚裏，來回的散步，渠們常常被那方地中的濱水池打斷了話頭，因爲那水，濱得有奇樣的好看，

風景完全幽美甯靜，從樹間微微射出一絲鄰家的燈光，陣陣的孩子們笑語聲，打入渠們的耳鼓，寂寞的渠們，在這世界裏，不寂寞了，日中的困苦，也都掃除了，這三個朋友，不能知道，對於百塔兒大的訪遊林司特盾有什麼阻擋危險，大約在那一天，渠們要定歸一起動身，有一個高人，從那方地上走來，向着渠們深深致禮，在少年夫人的耳裏，低低的說話，惱動了她因爲被這生人停止她的談話，她和他，走過去幾步，彼此低聲的講，好像是說的別國言語，哈爾得百蘭知道這人，緊緊的跟着他，也不答，百塔兒大驚恐的發問，忽然恩定拍着手笑，離開這生人，他搖着頭，很失望的走開去，隱沒在潰水池裏，哈爾得百蘭看清了，知道自己猜得不錯，但是百塔兒大自己問恩定說'你告訴我這水池的主人，和你講什麼?，

恩定笑着答道'親愛的，後天是你的生日，你那時就可以知道一切了。'她不再講別的話，只問百塔兒大，她的養父母，在她生日那天，可請她和她的丈夫與宴，渠們不久就分開了'渠勒波恩，可是渠勒波恩麼?'渠們別了百塔兒大之後·從夜色裏往家走的時候，哈爾得百蘭問她，和偷着發抖。'是的，正是他'恩定說，'他有心和我說了許多傻話，其中有一件很不快他意的事，然而是給我一樁歡迎的新聞，你卽刻願意聽麼?我的丈夫，你只要吩咐我，將要誠心的告訴你，假如你給你的恩定，一個眞適的快意，過了明天，你也等着看奇怪的事吧。'武士果然已經得着她的厚賜，她躺下睡了，笑着和自己低聲道，'可愛的，可愛的百塔兒大。她將要如何的快樂，幷且她要怎樣的詫異，知道了她裏的主人，和我說了些什麼!'

十一 百塔兒大生辰日

這兒講百塔兒大命名日的情形，和那些與宴的所逢的事，還有這事的結果，現在這羣衆坐下吃晚飯，百塔兒大穿戴着她養父母和親戚朋友饋贈的衣飾，打扮得和春神一般，坐在恩定和哈爾得百蘭之間，當這盛餐完結，末了的同食饌品也陳列上了，門都依舊開着，這是德國的風俗，使得那般平常人，可以嘗得一些富家的珍羞，用人們來往的給這些旁觀的送餅，送酒，哈爾得百蘭和百塔兒大幾乎不能忍耐，有什麼奇事發生，渠們時時看着恩定，等一會，她還是寂靜無聲，只不過常常發笑，得意她心裏的事。知道她應許有所發表的人們，看她毫無表示，只微微露出一線的意思，

好像孩子們，最後決定檢擇吃食一般。百塔兒大和哈爾得百蘭都很不快活，顯出不耐煩再等恩定的使命，正在這時候，有些客人請恩定唱歌，正巧像六絃琴的琵琶，也預備好了，她唱道'美麗的清晨，如錦的幽花，草長而秀，在湖之濱，有明珠光華出衆！是什麼的光彩蘊藏在草裏？是白得和雪似的花麼？或是天上的寶光墮在人間？這是一個可愛的嬰孩，和玫瑰的花蕊同夢，和快樂的花同嬉，和晨曦爭豔！啊！可憐的生客，你是從何處來的？不要伸出來，小孩子啊！伸出你的纖掌，沒有手來握着你，在這個沉寂的花榻。遮着温柔和愛的花，空中滿佈了芬芳，但是無一，能夠來擁着你，和慈母的愛。在生命之門，如此的早，發覺了孤兒的運途，失却了最高的幸福，但是你全然不知，一位高官騎馬經過，停着了，注視你，將你

帶回堡寨，成爲貴家之女，你享受寬大的仁慈，存身在優美的境界，但是現在純潔的快樂，不能再來享受，——在一塵無名的海岸。'恩定帶着苦笑，棄去了樂器，百塔兒大的養父母，含滿了眼淚，公爵道'這是我尋着你的實在情形，我可憐的孤兒啊！'他說着很像有些感動，'這位歌者講的都是實情，那一切最純潔的快樂，我們沒有權力再給你了！''但是現在注意聽着'恩定道'我們一定要知道，這一雙可憐的父母，是怎樣的情形'，她操起弦子，重新唱道，'母親在宅中四處尋訪，她含了眼淚，一切不解，只知有一所空的家舍。啊！一所空宅，滿佈悲慘但是曾經受過上帝之賜，她長日抱着孩子，催着使她就眠。瑚，是重新發綠，陽光射在岸上，但是母親仍是空勞尋訪，你的孩子，不能再回來了！晚風涼了，父親回家來，

他假裝着含笑，然而他的笑容被束縛了，眼淚燒乾了眼睛。他在家煢煢獨獨，但覺慘淡失望，因爲他聽了母親的悲哀，沒有孩子，再來安慰他了！'尊貴之名'百塔兒大從悲傷中嚷道'告訴我，恩定，我懇求你，我的父母在什麼地方？你一定知道，並且你一定找着了，不然你不能如此酸我的心！或者渠們也許在這兒呢？事情會如此麼？'她的眼睛不住的望着這一羣的貴客，尤其注意到一位貴婦，她坐得很靠近她的養父母；但是恩定喚着她，望門那兒瞧，她的眼睛，放出奇光，'是在那裏'她問道'可憐的父母，等得長久了麼？'諸位讀者，在那裏的是老漁和他的妻，渠們急急忙忙，從人衆中跑出來，渠們看得莫明其妙，非常詫異，第一件是恩定，其次是這位美貌的姑娘，所謂渠們的女兒的。'是她，實在是她'恩定在一旁連

連說着，這一雙老人抱着他們久久失落的孩子，的頸脖，又是哭，又是禱告上帝，但是百塔兒大一些不歡喜，對於渠們的摟抱，生氣和驚奇，還加掉淚，一霎時如此的變遷，豈是她那種驕傲脾氣所能忍受，她原想自己仍是貴人的地位；又好像她的敵手，有心用了這種計策，使得她被社會和哈爾得百蘭格外易於壓制。恩定聽得老人們在那兒責罵'說謊的人''欺人的人''受賄賂的撞騙的人'諸如此類的話，老漁的妻，自己低聲的道'天啊！我想她是變成一個刁滑的女郎，我心裏想她是我養育的嗎！'老漁靜靜的合掌禱告，這女兒不是他自己的。恩定顏色白得和死了一般，來回的看着一雙父母和女兒，女兒和父母之間，去她所理想最高的快樂太遠了。如此的情形，是她夢想不到的，'你有靈魂嗎？'她嚷道'你眞有靈魂

嗎?百塔兒大啊'她再三嚷說，盼望能夠喚醒她，忽然的發狂，或是昏迷的惡夢。當百塔兒大盛怒之下，她所不承認的雙親，起首高聲的痛哭，那些來賓對於這個辯論，紛紛爭議，各有偏護，恩定百般懇請，讓衆人到她丈夫的房裏去講論，衆人才寂下去。如此她搬到桌子的上橫頭，在那兒百塔兒大坐下了，衆人眼光注視着她，她很倣慢尊嚴的說道，'諸位朋友們，我瞧衆位是很奇怪，很生氣的，這是實在的話，諸君來與我的宴會起了爭論，但是知道諸位有誤會的意思，實實在在，在我生命中，未嘗和渠們有過來往，沒有什麼錯處，歸咎在我，這事情來得太壞了，請諸位相信我，這錯還是歸在諸位身上，因此我有幾句話，要說，而我所說的，都是眞確的，除了這幾句話外，不能找出更明顯的證據，她告訴我說，誰引誘

百塔兒大離開了父母，浸沒到水裏去，以後誰又將她放置在公爵路邊的草地上。"她是一個女巫'，百塔兒大讓道，'她操着妖魔鬼怪，爲什麼她自己陳說着！'　'不是如此的'恩定說道，兩眼含着天眞。'我不是妖，但看着我好了'，'她是裝假'百塔兒大說'假而自誇，她能夠有憑據證明我是這一雙賤種的孩子，我尊貴的父母們，請你們快快將我從這羣衆中救出，渠們要羞辱我哩！'公爵因爲身份的關係，他的夫人，和他是同樣的鎭定，她說'我們必得要很仔細的辦，上帝命令我們要公平處置。'這時候老漁的妻走近公爵夫人的身旁，低低的說出這幾個字道'貴夫人，你眞喚醒我了，倘然這狡滑孩子，眞是我親生的，那麼，她肩膀上有一片紫紅的記，還有同樣的一片，在左脚上，如果她願意但和我一塊出去——'百塔兒

大喊道'我不能和我自己在這賤婦面前'說着很驕傲的轉避開去，'在我的面前，你總是願意的了。'公爵夫人很嚴肅的說，'隨我一同到那間房裏去，這位慈祥的老夫人和我們同去'，這三位一陣去了，其餘的人，很靜默的等消息，過了一會，她們都回來了，百塔兒大臉色死白'對是對的'公爵夫人道，'因此我一定要宣佈我們這女東家，所說的，完全是實話。百塔兒大是漁家的女兒，這是最緊要的一句話。'公爵夫婦和渠們的養女走出去，公爵晝了押，老漁和他的妻，在後面跟着。客人們各自靜靜的散開，有的在那兒私自議論，恩定倒在哈爾得百蘭臂膀裏掉淚。

十二　如何離去京城

如今林司特盾的主人本當更加快樂，假使那日的事不像那樣，而人們再稱贊他的妻子温柔，慈祥，他應該加倍滿意她了。'如果將我的靈魂給她'他自己和自己道'那是一定要比自己的好'眼前他唯一的思想，就是如何去安慰含淚的恩定，並且預備第二天早上，離開這座城，因爲出了這件事之後，這地方一定使她感覺枯稿無趣的，但是沒有一個人能夠判她是不信義，這是實在的話，起先大家還覺得她有什麼妖術鬼魔，等到發見百塔兒大的降生，還沒有怎樣的驚奇，更加往後聽得她的歷史，和看見她那種種暴燥的情形，人人都單單憎惡她了，雖然如此，武士和他的妻，現在彷

彿完全不知似的，贊揚毀謗，都給恩定以同樣的痛苦，故此沒有別的法子，再比離開這城好，可以免得聽見許多的說話，在清晨給恩定預備下一部齊裝的車子。驅到門口，哈爾得百蘭的馬，還有那些隨從人等，都在庭前擠擠嚷嚷，武士和他的妻，由裏邊走到門口，被一個漁家女兒攔阻了去路，'我們不須買什麼'，哈爾德百蘭道'我現在正要動身呢。'就此漁家女兒，哭得很傷心，這夫婦想着她，一定是百塔兒大了，渠們又卽刻和她一同走進去，方才知道，公爵和夫人，都十分生氣，因爲她昨天的舉動，太不好，故此不照料她了，本來渠們給她備下很豐富的妝奩，老漁却早已得了優美的酬報，已經和他的妻，轉回渠們的寂寞的家了，'我是很願和渠們一同去'，她接着說，'但是那老人他，說是我的父親——''他實在是你

的父親，'恩定說，'注意你看見的那個生客，——水池中的主人，他一字一字的告訴我，你的歷史，他勸我將你一同帶到林司特盾的堡寨，因此這件祕密才宣佈。''好了'，百塔兒大說，我父親，——如其眞是的，——他不樂意攜我去，除非等到我改了性情衣服，他並且說，你獨自有這膽量經過森林，方足證明，你來存問我們，你來的時候，不要像位貴婦，要打扮得像漁家女兒，現在我要照他吩咐做，我已被全球的人所擯棄，我只可和我那一雙窮父母相依一生，渡那漁家女的貧苦歲月，但是我若走過森林那兒，有許多魔鬼，很使我害怕，我也無可奈何牠了，我現在的來意，是求林司特盾的貴夫人，饒恕我昨天的粗魯無禮，我很知道，夫人啊，你的意思，是爲我好，但是你却未知道，如何的傷害我了，在我失望痛恨之中，

許多粗野的字，發出口吻，請你恕我，請你恕我，我是何等的抱歉不安，你試替我想想，昨天上午，——你的宴會方才起首的時候，我是什麼身分，——現在的我，又是什麼啊！'她的聲音，啞塞，滿眶的淚，恩定也痛哭起來，好久好久，不能說出一字，到後來，她道'你實在可以和我們一同去到林司特盾，一切的事，都照前按排，只有一件，我求你，不要喚我貴夫人，你看我們大家，變成小孩使我們的命數相同，結合得牢牢固固，任是什麼男人的力量，都不能冲破，如今第一件事，是先到林司特盾，然後我們商議着，如何平秤種種事情，和姊妹一般。'百塔兒大舉眼很柔婉的注視着哈爾得百蘭，他呢，也很哀憐這女郎，他將手伸過去給她，安慰她一番，叫她相信他和他的妻。'我們將遣個使者，告訴你的父母，你爲什麼不能來

的緣故，他說着，本來還要講幾句頌揚這一雙慈祥的老人，但是看到她，很不情願聽着人家，提起渠們的名字，故此他也不再往下多講了。即時他扶她上了車，恩定跟着也同登了。他跨着馬，在一旁隨行，催着車夫趕路，迅速的功夫，渠們離開這座城，和一切的痛苦，回想現在，這夫人女郎們，起首欣賞沿路的景物，走了幾日，這天黃昏時候到了林司特盾的堡寨，武士到家後，很忙碌的處置許多事情，因此恩定和百塔兒大二人，在一起，時常到郊外去散步，鑒賞些遠景，那一天，在她們面前，出現了一個高人，對他們深施了一個禮，百塔兒大看上去，這人好像是城中的那個水神，恩定也像從前那樣生氣，叱着他走開去，那人仍舊搖着頭，到後來隱沒在黑暗中去了。恩定慰驚她的朋友道，『不要害怕，可愛的百塔兒大，

這一次，那可恨的水怪，不致來傷害人了。」如此她說出一切的事實，她自己是怎樣，百塔兒大是怎樣的從漁人手裏失去的，自己又怎樣代替了她，女郎剛一聽着，大吃驚嚇，恐怕她的朋友忽然瘋了，往下聽去，愈覺眞實，因爲恩定的故事，很湊得合隴，和以往的事，十分吻配，其中還有證具，這樣的事，眞叫百塔兒大覺得玄妙，好像處身在以前所聽得過的神話故事一般，她對恩定，完全敬重佩服，然而總是有些害怕，她們到晚飯的時候，她很奇怪武士，泰然的處着這些奇事，愛妖怪勝於愛人類。

十三　林司特盾的生活

故事講了許久，單單只表述各人的匆忙，

其餘的事，都沒有來得及題起，讀者諸君，一定要原諒作者，唯一的緣因，他是被故事中的悲傷所擊觸，盼望讀者也有同情。作者有奧妙的手腕，一步一步描寫哈爾得百蘭的心裏，如何漸漸由恩定身上，移情到百塔兒大，百塔兒大又如何還報他，兩人怎樣的怕着恩定，恩定如何的哭泣，她的眼淚又如何的觸動武士的心弦，然而不能喚醒以前的舊恩愛，縱然他有時是很慈祥，有感情，一陣冷酷，即刻他就驅逐了她，然後又使他回轉到他伴侶百塔兒大。所有的這些事情，作者知道的很詳細，可以盡情寫出，因爲他曾經許多悲哀的經驗，即是渠們以往的一些影蹤，也夠他害怕的了，諸位讀者，看了當然也有同樣的知識，如此才是男人的運氣，假如你感覺痛苦，你還算比受事的快樂，因爲這類事，寧爲被動，勿作主動，倘然如

此，這個回想，一定使你很難過，並且你的眼淚，要落在一朵你以先寶愛的鮮花上，我們已經知道事情的始末，我們不要粉碎了心啊！現在可憐的恩定，很悲傷，其餘別人，也不見比她好，百塔兒大唯一的念頭，要找尋損害恩定，可以行她的志願，因此她將自己弄得極專治，恩定只是退讓下去，哈爾得百蘭的盲目，鼓勵百塔兒大的橫行霸道，而宅中的寧靜，仍然被鬼魅來搗亂，那些妖怪，在圓頂的廊下，和哈爾得百蘭同百塔兒大相見，這羣的怪，以前還未曾撞着過，那個高白人，武士認得很清楚，他就像渠勒波恩伯父百塔兒大看他像那水神，常常在渠們面前走過，露出獰猙的眼光，他特別注視百塔兒大，因此她時常嚇得生病，幾次三番。想離開堡寨，但是哈爾得百蘭太愛愛她，她自己也深信自己天眞，渠們中的

愛情，沒有字可以形容，因此她不知道往那裏去好。現在讀者必得知道，那老漁接到林司特盾主人的信，說是百塔兒大去做渠們的客人，他戰戰慄慄，抖着寫了封回信道，'我現在已是鰥夫了；我親愛忠實的妻子，亡故了，雖然我獨住在這小屋裏，但是情願百塔兒大跟着你們，比跟我好，只要她不去傷害我那可愛的恩定，我痛苦中，也沒有什麼難過的啦。'那末了幾行，百塔兒大將她撕去，但她獨獨注意她父親對於她的離開的議論。湊巧有一天，哈爾得百蘭跨馬出去了，恩定招齊了全宅的僕人，吩咐他們搬一塊大石頭，小小心心的，壓在水口上，那水口，正在院子當中，用人們道，如此他們必須要到村子很遠的地方去負水，恩定苦笑一聲答道'我也很覺抱歉，朋友們，加添你們的辛苦。我寧可自己提了水罐，這個水口

是必要封鎖的。諸位相信我,除此法則,不能逃去一件未來的大禍難',僕人們遵從了辦理,他們剛剛舉起那塊大石,正要移到水口,百塔兒大跑過來,阻止他們,因爲這水口裏流出來的水,用着洗臉,獨一使她的容顏好看,她道'我永遠不許封鎖這水口',因此恩定忘了平日的柔和,厲聲和百塔兒大道,這是她作主婦的權柄,如此按排,她想着是很好的,並且也是爲她丈夫有利。百塔兒大很生氣的喊說'看着,那可憐的水,被困得打漩,牠不能夠關閉着,不見日光,和人類的笑面,因爲人們照着牠當鏡子用,實在那水,這時刻流漩得十分奇怪,好像有什麼東西隱藏在裏面,要爭扎着出來似的,恩定不過僅僅要求實行她的命令,當然沒有等待催促,用人們都情願遵從他們和柔的主婦,違抗百塔兒大的私願。大家也都看輕了

她，那塊石頭壓在水口上，非常合式。恩定又思索了一番，在這面上，寫了些字，她好像用了很尖利的器具，因爲她走後，用人們去到石邊，看見許多奇怪不曾見過的字跡，如今再說武士，傍晚回來，百塔兒大對着他流淚，並且訴說恩定的種種，哈爾得百蘭待遇他妻，冷靜嚴酷，她却也神色沮喪，很鎮靜的回答'丈夫啊'，她說道'就是賣身的奴婢有錯，沒有聽得，不能責她。何況他的結髮妻子。''講吧！'武士說着面上更加嚴厲'什麼東西使你做出這些怪事？''單獨我們兩人，我方能告訴你。'恩定嘆着氣說'你能否告訴我，就當是百塔兒大不在面前'，他回說。'哎'恩定說'假使這是你的命令，不要如此吩咐，我懇求你。'她看上去很恭敬柔和。伏從，武士心中頓然發生一霎時憐愛的心，攜着她的手，表示和愛的樣子，引

她到裏間去，她方才說道'親愛的良人，你知道我那作惡的伯父渠勒波思，幾次三番在堡寨遊廊那兒撞着他，使他很生氣，好幾次他嚇得百塔兒大生病，因爲他是沒有靈魂的，他是一種原方，只能借別人的光照出來，他自己却不能夠發揮意思，現在他常常看見你和我不歡，我又有孩子氣，往往啼哭，撞巧百塔兒大在那個當口，發笑，因此他疑心我們家庭中有許多爭吵的事，故而設法時常在我們左右，我想他是個惡魔，我把他連氣帶恕的趕走了，可是他一字也不信我所說，他那種沒有發展的脾氣，不能夠使他理會人與人愛情中，包含的快樂和憂愁是多們甜蜜的事，並且憂樂又是如何的密切緊湊，接連起來的，爲什麼破涕會爲笑，但是歡樂之中，也會引出眼淚來的！'她看着哈爾得百蘭又是笑又是哭，她二次覺着

他全身充滿了他舊有的那些愛情的魔力，她抱緊了他，她講下去，更加快樂'這擾亂我們寧靜的人，不能拿話驅逐，我已經把門關了，這唯一的門，他能夠出入的，就是這個水池，他和隣村裏的水神們起爭鬪，牠的權力，才起首遠不及多腦，至於他呢，他的朋友們，常來進貢，因爲這些緣因，我放了一塊石頭，蓋着那水池，並且還在上面刻了字，那些字，將我妒忌的伯父底勢力殺沒了，他既不能傷害你，也不能損壞我和百塔兒大。講眞話，忠厚的人們，依然是可以用平常的氣力，去挪動那石頭，鎭牢牠的，就是幾個字，那字對於他們是要阻當的，假使是你的願意，百塔兒大的主張，不過實在她不知道，她所問的是什麼。倘如作惡的渠勒波恩實行他所告訴我的寓言，親愛的，你就不能夠太平了。'哈爾得百蘭深覺她的妻子

和柔，用了巧計，封鎖了她的可怕底戰士，雖然她是曾受百塔兒大的責罵，他親熱的將她抱着，誠懇的道'那塊石頭就安置在那兒，其餘一切的事，也都存留着，因爲是你的吩咐，從今以後都如此了。'文靜和柔的她和他，在這舊愛復生的當口接吻，並且說道'至愛的丈夫啊'，今天你是何等的慈愛，我有一件事求你，現在看你可以比得上夏日，因爲當夏天的時候，太陽發出猛烈的熱度，還有雷啊，雨啊，足以證明夏是大地之王，你也是如此，有時候你生氣的當口，你的眼睛射出光來，你的聲音像雷響，這種種很合你的脾氣，要是我的話，就要掉淚了。但是我求你以後，總不要用這種行爲去對待水，就是靠近水，也不可如此，假使你那樣做法，我的親屬要取用我的權柄，他們還要將我從你的肩膀間搶奪過去，認爲害

了牠們種族之一，將我永遠住在水晶宮底下，再也不能出來找你，或者他們拿我送到你那裏，天啊，那就壞得無盡了！親愛的，讓這事不要如此，假使可憐的恩定，是你的愛人！'他完全答應了恩定所囑吩他的，渠們很裝滿了愛情和快樂，踱出了房外，正看見百塔兒大帶着幾名園丁，她在發號令說道，'我想這祕密的會議總算完了，大概這塊石頭，也可以搬動了，你們看怎麼樣做吧。'但是武士當着她面，大怒之下，發出簡單的話，不准動石頭，並且還申斥幾句，照她罵他的妻子的話，園丁們笑着很滿意的散開了去，百塔兒大臉色氣得發白，匆匆的回到自己的房間裏，到了晚飯的時候，渠們等着百塔兒大。總不見她來，渠們着人去喚她，用人去到她房裏已空無人了，只帶回一封信，是她給武士的，他很詫異的拆開信

念道'我不過是一個漁家的女兒——這是我很明白的，並且收留我是很羞恥的，如果我暫時忘去了這些事，我打算回到我那可憐的父母那兒去解和，祝你同你的愛妻，過快樂的歲月！'現在恩定非常痛心，懇切的求哈爾得百蘭，派人即刻去找回渠們的朋友，但是不必等催，他關於百塔兒大的情誼，重新發生，全個堡寨裏都嚷鬧起來，他問有人可曾看見這亡命之徒，走到那一條路上去；他還未曾得到消息，他已經騎上馬在院子裏，預備出發，決意要冒險上那條路，就是他帶百塔兒大來的，但是忽然間，接到一張字條，告訴他說，有人剛走到黑村去的路，撞着這位女郎，像一根箭似的，他從門內跑出去，也不曾聽得恩定痛苦的呼聲，她從窗裏喚他道，'黑村麼！不要往那裏去哈爾得百蘭不要去啊！看着上帝，帶着我一

同去！當她喊的時候，知道已經無用了，即刻吩咐備了馬去趕追武士，不知道她可曾讓用人們跟她一同去。

十四　黑村

黑村是在深山裏面，作書的人，不知道現在這村叫什麼名字，可是那時候，人們都喚作這個名兒，因爲樹木參天，將個崖谷都遮沒了，就是流過石上的澗水，也帶着深黑色，遠不及清天底下流着的那般美麗，在黑夜之間，尤其流得粗急，武士一些沒有膽怯，獨自一騎，奔到這溪邊，忽然想起，如果追得太慢，使那失踪的人去得遠了，如果快呢，又怕錯過她躲的地方，同時他就深入村裏，盼望尋獲他的賓客，如果是這樣他找得很對地方了。他很焦

急的問自己，假如在這森冷黑夜裏，到那幽深可怕的村裏，尋不到她，又當怎樣？後來在山的峭壁的樹頭上，發見一閃的白光，他想着那許是百塔兒大的衣服了，他回馬想往那方向去，他的馬，跳着不肯，武士一刻不容再遲，樹林裏的路，很窄逼，騎馬走不進，故此他就下了馬，將那受驚流淚的馬，系在榆樹上，自己往深林密枝裏去，樹枝上的冷露，滴滿了額前和兩頰，遠處雷聲隱隱，在山谷裏響喚，一切的景界，十分野曠；起首覺得害怕，那白物現在睡在離他不遠的地方，他依然看得很清楚，是個女人的樣子，又像睡着又像昏倒。穿了一件長白的袍子，好像那天百塔兒大正穿着的，他走近前去，搖了搖樹枝，又將他的佩劍落下來做些聲音，但是她却沒動，'百塔兒大'他喊了聲，起先很低，後來，越喊越高，她不曾聽得

到末後，山谷裏發了回聲，重複的喊着'百塔兒大!'說話的人，並不醒，他屈身就近她，但是深谷裏，更加夜半，竟不能使他看清，忽然又有一個奇怪的變化，當他懷着十二分驚恐。站立在她前面，一道白光射進村裏來，在他面前，顯出一個可怕的臉，發出深沉的嗓音，喊道'吻我，你這熱狂的傻子!'哈爾得百蘭喊着，立起來，那怪物也一同站起；說道'回家去吧，邪魔，你不要現出來，回去吧，不然我來抓你!'說着，那怪伸長了白手臂來捉他，武士自己明白他是誰了，說道'害人的渠勒波恩，你的法術是無用了，我知道你那妖道，來，就要你的接吻!'他拔出劍，發狂似的抵當，這怪物，像氣一般，那怪隱滅去了，留下一些浸濕的浪花，沒有什麼疑慮，這個東西，總算是他的敵手。'他不能夠嚇退我從百塔兒大那裏'他

高聲的說'這是無疑了，他想用他那可笑的戲弄人的法子，來嚇我，逼得我放棄了這零丁的孤女，由他拿來報仇，這個他是做不到的，他是個無用的鬼，他不曉得一個強健的人，立定主意要做那件事，是百折不回的啊。'他覺得自己說得很對，重新振起精神來，這好像也是她的運氣，在他的旁邊，因爲沒有多久，他走到他的繫馬那兒，聽得很清楚百塔兒大在距離不遠的地方呻吟着，雖然在雷雨搜擾的聲中，也聽得出她那嗚咽的淒涼，他卽刻尋到山崖那兒，找到了她，她正在試着扒過那山邊，既然他尋得到她，就此逃出這駭人的黑村。他到了，很慰藉了她一番，她那種驕傲也都沒有了，他握了她的手，給她壓了驚恐，她想道，'堡寨中的快樂生涯，又可從他手中而得，我可以，但是不能夠。'她跟着他沒有抵抗。她是

十分的疲乏，哈爾得白蘭極願意讓她騎他的馬，急急忙忙將馬解了繫，把亡命的人，安置在馬上，很謹愼的執了韁繩，他盼望在這朦朧之中。得一條道路，但是渠勒波恩的鬼怪情形，嚇得那馬發了瘋狂，無論如何，武士自己不能再騎上這馬，但是要將發抖的百塔兒大，放在馬上，完全要靠他力量。渠們決意徒步回家，這新婦牽了這馬，走在他身後，武士用那一隻手，攙扶了她，在她的這方面，極力顯出勇敢的樣子，盼望趕快走出了這山峽，但是衣服重得好像鉛似的，她的四肢發抖，一半是因爲渠勒波恩所給她的已過的驚恐，一半是山谷裏現在依然有繼續不斷的風吼雷鳴。到後來，她支持不住，從武士肩膀間，滑落下來，跌倒在青苔上，'尊貴的爵爺放棄我在這兒吧。'她哭道'因爲我的無行，應當受這種的責罰，

並且死在衣服和驚恐之中。'‘不然，可愛的朋友'，他道'不要再說了'他說着，竭力的制伏他的馬，那馬却忽仰忽俯的，比以前更怕了，如此的情形，自然理當將牠牽開去，不然更要加添百塔兒大的驚恐，因此武士暫退了幾步，她已經露出很可憐的樣子，好像眞個武士要不睬她了，讓她一人獨自在這荒僻的地方。他本是很歡喜放那馬自由，使牠跳躍在黑夜之中，消盡牠的怒氣；但是他恐怕牠暴怒起來，在這窄小的山徑裏，那鐵蹄將要踏到了百塔兒大睡的地方。他在那失望和憂急之中，忽然聽得一種說不出來的安慰，原來是一駕大車，在渠們後面石路上行走着，他卽刻呼救，一個老人的聲音，回答道，囑咐他耐心等着，他答應幫忙，沒有一回，在叢林裏，顯出一雙灰色的馬，在渠們身旁有一個穿白色大衣的御者，再共

次出現了一幅大韓幕，罩了車上安放的貨物，一霎時奉了主人的命令，那服從的馬，開步走了，那御者也走向武士這兒，幫着他安慰他那匹受驚的馬。'我看得很清楚'，他道'你馬爲什麼受驚，當我初次漫遊過這兒，我的馬也遭逢了不幸，實在是有一個水怪，在這裏作妖弄怪，但是我學有一道符，如果你讓我在你馬耳朵裏念幾道，牠卽刻能夠站起來，像那兩匹灰馬一樣。''卽刻從速試驗你的符呪！'武士焦急着嚷道，就此這人拉過那奄奄待斃的馬，在牠耳裏念念有辭，那獸卽刻站了起來，戰勝了疲乏，牠那仰出的腰窩，浸濕了汗水，足以證明牠以前的震怒，哈爾得百蘭沒有工夫問明這些事情的來歷，他很喜歡這駕車的人，因爲他能夠將百塔兒大抱到車裏，送她轉回堡寨車裏却放有許多温軟的棉包，他自己打算騎上

馬背，但是那馬，依然現出疲乏的樣子，不願意背負牠的主人，駕車的人，也勸他坐在百塔兒大旁邊，馬跟隨着在後面，那人說‘我們走下山去，這是我馬很容易的工作。’如此武士置身在百塔兒大身旁，他的馬很安靜底跟隨着，駕車的人，也謹謹愼愼的走着，在這夜靜之中，那場風雨漸漸的平伏下來，感覺得很緩和安甯，哈爾得百蘭和百塔兒大不知不覺中，談話起來，他溫和的責備她如此性急逃跑，她也覺着害羞，在她所說的話中，一切的意思，都是爲的他。正當講着，那駕車的人，忽然喊道‘馬啊，跳高些，提起你的脚，提高了，想想看，那是什麼東西！’武士從車中望出去，但看見那些馬蹄，來回的在水流裏走，好像浮水一般，車輪旋轉得像風車似的，駕車的人，已經跳到車前面，躲避水潮，哈爾得百蘭嚷道‘爲

什麼走進這種的道路上，這樣的路，一直通到水心裏去了！'駕車的答着，笑了一聲道，'這正是別一條道路，那條水流，適在我們路徑的當中，你四週看看，就可以知道那水流得是什麼情形了'，實在的，那時全村都被了水，而且水勢一陣比一陣猛烈，'這是渠勒波恩——那個惡魔了，'武士喊道，'他要來淹沒我們！我的朋友啊！你可有什麼方法來抵當牠嗎？那人答道'我很曉得這個人，可是你要知道了我是誰人，你就明白我是沒用的'，'此刻不是猜謎的當兒，'武士急着喊起來，'潮水越來越猛了，我知道你是誰的這件事，不是急要必須的'，'但是這却很有關係'，那駕車的說，'因爲我就是渠勒波恩。'他即刻對着車子變了獰猙的笑容，車也不是車了，馬也不是馬了，一霎刹間，一切都化爲流水，就是駕車的人，自己也搖身

成爲水柱，與風作浪的，來包圍這一雙情人，這個時候，在紛擾之中，却忽然送來一陣恩定柔和的聲調，月光從烏雲中微微透出一些清輝，但見恩定站立在村中的高處，吩咐流水退潮，這一曲小溪，依然靜悄悄的，在月光下流着，恩定好像一隻白鴿，從高處飛了下來，她抱着了武士和百塔兒大，將渠們携到山上，一片綠茵的草地上，她讓渠們休息恢復了疲憊，鎮壓了驚恐，她攜扶着百塔兒大上了那匹白馬，這三人一同尋路回去，應當一定平安的到了堡寨。

十五　往維也納城

自從這最末次的危險之後，堡寨中很平安了一時，武士心中，尤其是感覺他那賢妻的

美德，因爲她急急忙忙的，到黑村去尋訪渠們救渠們於渠勒波恩惡魔的手中，這種種的舉動，都可以證明她的賢德，她個人心中也感着很安慰，武士愛她的情，漸次照舊。百塔兒大好像似温柔淑靜了，既在這種情形之下，似乎是一個機會，讓哈爾得百蘭或是百塔兒大，重新再問恩定，究竟封鎖那水口，爲的是什麼緣故，還有在黑村中所遇見的，倒底是些什麼意思，但是她總是再三求渠們饒赦她，並道'因爲那水口的事，使我很覺慚愧，黑村也使我很受驚恐了。'和平快活的空氣，佈滿了寨中，在渠們未來的歲月之中，充實了花花果果，一片燦爛的美景，處在這種安樂的日子，不知不覺，一冬已過，春和綠蕊，重復來訪寨中的人們，春光入了渠們的感懷，渠們的心下，也懷着春光，因着牡鸝鳥，和燕子的提醒，擊動了

渠們的遊興，有一天，正當渠們在多腦的一個水源那兒遊覽，哈爾得百蘭盛稱這條着各的河，說牠越流闊，是牠經過的土地，都是肥美的，維也納城，怎樣的盛興起來，光華奇麗，簡直日新月異了。'從這條河，一直航行到維也納一定是有可觀了'，百塔兒大說着，很謙和，面色紅些，一會默默的。恩定察覺了，很願意安慰她的朋友。就道沒有'什麼東西能來攔阻我們這次的遊程?'百塔兒大很高興，大衆對於這次的旅行，表示歡喜的樣子，哈爾得百蘭深深的贊成；但是他和恩定耳語道'只是渠勒波恩在水裏要作怪!'恩定笑道'讓他來!我和你們一同去，他如何能夠在我面前促弄呢!'因此末了的問題，也解決了，渠們准備一切，懷着胆量和最高的希望，就此動身，在行程的前幾天，渠們的美滿，好像很充足，件件越來越幽

美，可是雖然在如此甜蜜的國境，載滿了快樂，渠勒波恩，却起首又使發他不能遒治的惡性，來阻當毀壞人們，這是眞的，他試弄不成，更加著惱，因爲恩定叱罵興起的水浪，或是那怒吼的狂風，以致她那敵手，無從發展，但是種種的困難攔阻，一層一層的出現，恩定的申斥，愈來愈緊要，衆人心下的快樂，也掃除淨盡了，卽是船家，也反復轉念，疑心這幾位旅客，僕人們，同樣留意渠們的舉動，哈爾得百蘭一再和自己道'天啊！這是娶了一位非人性的女性的結果：人類的男兒，不當和水中的仙女結婚，'他要自己申明，不是他的錯處，他還得加一句道，'可是我並不曾知道她是水仙女；我是一個不幸者，被她們所嬉弄，不是我的過失啊，'自己迴復的怨訴，咎責，以致心裏痛恨恩定。已經起首怒形於色，可憐的妻子，

很明白他的意思，有一天黃昏的時候，她因爲抵當渠勒波恩的作惡，很是疲憊，並且因爲舟行款乃的聲調她就休息假寐一會，但是她也很難閉目。忽然是在船上的人，都看見一個人頭，在浪裏跳出來，並不是一個浮水的，完全垂直壁立的，在水面上，並且跟着船道進行，各人都要告訴別人，他的恐懼，但是別人，也現出樣同的驚慌，不過他的鄰人，頭和眼光，注視別的地方，那妖氣，半笑半恫嚇，在他的面前，跳躍着，渠們之中，要報告大衆，同時齊嚷道，'看這兒'——'看那兒'所有可怕的頭，全都在一時，出現在大家的視線裏，滿河面，全是可怕的妖怪，驚恐無盡的呼號，喚醒了恩定，當她睜開眼睛的時候，所有那些怪臉，一概不見了，哈爾得百蘭，對於這些鬼魔，十分震怒，並且要暴燥起來，恩定低聲和柔的勸他

道，'看在上帝面上'，她說，'丈夫啊，你想想看，我們現在還在水面，此刻不要和我生氣。'武士忍耐下來，坐下了深深的思慮，恩定又就他耳中道。'我愛我們還是中止這無聊的行程，平安的回轉林司特盾去罷。'哈爾得百蘭，喜怒無常的，自言自語道，'我一定要關在自己的堡寨裏作犯人，並且水口封多久，我活多久，那東西是不是你的妖怪親戚？'恩定立即用手，封他的唇，他還是要說，並且低低的，講出許多恩定以前所告訴他的話，同時百塔兒大自己也起了好些思潮，恩定以前的歷史，她知道些，不過不是全曉得，譬如渠勒波恩等等，她惱筋裏，永遠留下驚痕了，實在她連他的名字，從來都沒有聽得過，她一壁想心思，一壁除下一條金屬頸鏈，是哈爾得百蘭從一個遊行商人手中購來贈她的，她有意無意的，

就近水面，玩弄那條頸鏈，並且賞着錦繡的波光，忽然一隻大手，從多腦冲出，握了這條頸鏈，用力往水裏拖，百塔兒大狂喊起來，水裏發了一聲冷笑的回音．現在哈爾得百蘭，怒火萬丈，不能再耐，跳起來，咒罵這河，罵牠來擾亂他的一家生命，並且要和牠們挑戰，不論是水仙，或是妖女，可來和他的劍相對。百塔兒大失去心愛的玩物，哭了，如此更加添武士的氣惱火熾，恩定在船身那旁，探手到水裏去，一壁低低的念道着，一再停止她的神奇的祝禱，私語懇求她的丈夫，道'請你不要咒罵，我最親愛的啊！'她說'你不曉得其中的緣故，你原諒我罷。'他還是禁不住他的口舌。在她一隻濕淋淋的手中，忽然從水中，提出一條美麗的珊瑚頸串，太過好看了，大家的眼光，都被牠照得發眩了，'拿了這個'，她說，她舉着給百

塔兒大道'我從底下拿了這個來，賠償你所丟去的，請你不要再難過了，我可憐的啊！'武士在渠們中，跳起來，從恩定手中將那好看的首飾，奪過來，依舊拋擲在水裏，並且急着嚷道'你可是仍然和那些妖怪有往來嗎？你回去罷！讓我們凡胎的人類，安安穩穩的過日子。'可憐的恩定，含淚望着他，捧着手，好像適才送禮物給百塔兒大的樣子。她由含淚漸漸痛哭起來，哭得和天眞的孩子們似的，到末後，很是疲乏了，她低聲的道'天啊！親愛的朋友，我一定要和你告辭分手了，我回到底下，有權柄來保護你，使你們一點受不着傷害，但是我個人呢，青春少年，完全已成過去了！哎！你所做的是些什麼事！——你所做的是些什麼事！——天啊！——天啊！'恩定就在船邊失踪了，渠們都不知道，或者她浸在水裏，也許是沉在

底下，想來二者必居其一，轉瞬間在多腦沒有她的影跡，只留下一些波紋，迴旋的繞着這條船隻，好像低低的喚着道‘天啊！——天啊！——忠誠有信！’哈爾得百蘭倒臥在甲板上，哭得十分傷心，一直等到昏迷過去，被一重寬恕的忘却，罩了他的悲哀。

十六　哈爾得百蘭後來所遇

現在這篇故事，當然還有些節章。凡是人都知道，悲哀是很短的。但是不能夠明白；傷心的事，容易過去，是件好事呢，還是件不好的事。對於這悲傷，作書的人，有深刻的意見——生命泉源裏的悲哀，和我們悼念亡者的情緒，相連，因此可以說，死者依然是未死，而且我們虔誠的奉着悲哀，以爲生命的至寶，—

直等到生命的泉源的悲哀達到了，我們才算達到了生命之門。悲哀既是如此的情形，那能不算爲短促？實在的，許多人剛遭悲痛的時候，是何等傷心，但是以後就漸漸減殺，並且別的新感想，透進去了，最後我們可以知道，世上的事，是暫時片刻的，就是悲哀亦復如此，既然爲了這個緣故，當然能說'我們的悲哀是歷時很短的!'如今林司特盾的爵爺，自然是飽有經驗，下文就將要講述到了，起先他只有流淚，他痛苦的情形，也像當日恩定被他奪去了那串首飾的時候一樣，他不能夠抽出他的手，也和她那時一般，他也就再哭了，這是他自己的私願，盼望他的軀體的架子，溶化在眼淚裏，上帝知道，大凡人們在沉重的悲哀裏，那能沒有這種的凝想呢。不獨他一個傷心，百塔兒大也和他一同悼念恩定。渠們同居

在林司特盾，已經有些時了，懷想恩定，幾乎將渠們從前的情感，忘去了，可愛的恩定常時到夢中來訪哈爾得百蘭，擁着他，和他接吻，然後含淚悠然隱去了，他醒來，總不懂得，何以頰邊會濕的，這是她的淚呢，還是他自己的呢？時日過去久些，那些夢情也稀少了，武士的傷心，自然也淡滅了，不過依然還時常想念她，說她，忽然有一天，老漁到這堡寨裏來，重新要求百塔兒大作他的女兒，他聽得恩定失蹤了，即刻想起百塔兒大不能再住在堡寨裏，因爲武士已經悼亡了。'或者我的女兒愛我不愛，我也不去理會，她的名譽，是在此一舉。'他說'一言以蔽之，事情是如此了。'武士明白老漁的意思，他自己也想，假使百塔兒大走後，獨自一人居住在這堡寨裏，是怎麼的寂寞無聊，到現在悼念恩定的心，完全失去，一片

愛情，都寄在百塔兒大身上了，婚姻的事，如此解决，老漁却不甚情願的。恩定曾經和老人有過極好感情，他不能夠相信她是果眞死去了，假使看見她的屍身，冷冰冰的躺在多腦底下，或是和那潮水一同流到海裏，百塔兒大頭腦裏 還是要咒她罵她的。她可有充當這死去夫人的資格？老漁是非常歡喜，武士也極同情，當她女兒禱告的時候，他要格外留心注意。她現在哭着哀念恩定，不論是什麼緣故，最後他總得應許她，他居留在這堡寨裏，不再過問其他的事情了。第二次，差遣人去報告希而門神父，他曾經給哈爾得百蘭和恩定結婚的，那些快樂日子，已經過去了，如今武士第二度結婚，仍然要請他來，正當來邀他的時候，神父適在患病，並且病得很利害，他讀了哈爾得百蘭的信，即時穿着起來，預備長征，

這條路，比那來人所走的，遠得多了，他呼吸急促的時底，或是他那老邁衰弱的四肢，不能伏從他的時候，他自己和自己道‘不要失敗，我的身體，不要失敗，等到目標到了，或者我能夠極力的抵當一件犯罪的事！’如此一再的振作自己的精力，逼迫着往前進行，沒有停止，終於在一個黃昏的時候，林司特盾花園的樹叢裏，有他的足跡了，湊巧這一雙訂婚的人，挨身坐在樹下，老漁也緊靠着，很有心思的，看見希而門神父，渠們都跳起身來，圍着他，表示熱烈的歡迎，但是他吝惜說話，只求哈爾得百蘭和他一同進堡寨去，武士猶預不決，去聽這莊嚴大論，那神父說道‘林司特盾爵爺’他說，‘和你個人私談，這本是我的主張，但是我現在不再固執了我所說的也關係百塔兒大和老漁並且幾時應當聽見，幾時就應當

聽見，諸位知道哈爾得百蘭武士的第一個妻是死了，但是我自己却不是如此的想，我眞要說她有神道附在她的四週，我不能實實在在的相信，但是她是一個忠誠敬畏上帝的妻，如此這些議論，就無疑的了，在最近的兩星期，我夢中看見她，站立在我牀前，悲切切的扭着她的手，就近我的耳內，低低的道，"慈悲的神父，我爲着他要我在一起，我現在並沒有死唷！救他的命，救他的靈魂！"等到你的使者來喚我，我才明白那晚夢景的意思，我卽刻到這裏來，將不該聚在一起的，我把牠聚在一塊。離開她哈爾得百蘭！離開他百塔兒大！因爲他依然不能屬於別個，你不曾看見他的面色，何等清白，爲的他傷心已亡的妻，他沒有做新郎的生命，並且再有一種聲音告訴我說，假使你不離開他，他永遠沒有快樂' 希而門神父既經

說了實話，這三個聽的人，心裏都知道了，但是渠們不相信，就是老漁也還說，他想來，他們依然要照原先定規的辦法實行起來，大衆反抗和漠視神父的話，這聖父只得失望的離去這堡寨，就是一宵的居留，他也不情願，給他飲食，他也不要。哈爾得百蘭自已想，這神父……是一場夢，明日破曉，又差人到最近的寺院裏，請來一個神父，他答應幾天之內，就給渠們舉行婚禮。

十七 武士的夢

在夜晚將近破曉的時候，哈爾得百蘭躺在牀上，半醒半睡的，發見了一種幻景，他設法使他自已安眠，但是可怕的幽魂，擠進他的腦海，不容他睡眠，他振起精神來，覺得有許

多天鵝，扇他的頭，耳旁有潺潺的水聲，他重新半知半覺的，入了夢境，很像自己生在鵝羣的世界裏，牠們唱得清脆極了，'天鵝的音樂！天鵝的音樂！'這幾個字在他腦子裏，'是不是總沒有死的預兆？'這句話，好似另有用意，他自己覺得彷彿經過地中海，有一隻鵝在他耳中唱道'這是地中海'他看看水底下，潔淨得和水晶一般清亮，因此他可以看到很底下，他快樂極了，爲的他可以看見恩定，坐在圓頂的晶宮裏，這是眞的，她兩眼滿含了淚珠，容貌憔悴得不堪，遠不及當日在林司特盾堡寨過安樂歲月時候的姿容了，當然武士應把這些景像，深深印刻下來，恩定表示並不認識他，但是他看見渠勒波恩走過來，一意責罵她，不許她哭，她站起來對着他十分的莊嚴，差不多要使他倒退下去，'我很知道'，她說'水底下是我

的家；但是我的靈魂仍舊是我的，故此我依然可以自由痛哭，但是你不曉得，我流這眼淚的命意，雖然是淚，可是很有益處於一個人，這人有眞實的靈魂'，他搖頭表示不信任的樣子，他自己又想了一回，然後說道'但是我們的這類材料，要束縛你，我的姪女啊；他重娶了，破了他的眞實，你一定要取回他的性命'，'他是一個鰥夫'，恩定說，'在這一點鐘內，他那痛苦的心弦上，深深的悼念我呢'，'不然，在這同一的時間裏，他已經改變他的誓約，對別人去了；'渠勒波恩說着，狂笑一番，'等一兩天教士將要來給這一雙夫妻來祝福，那個時候，是你的責任，去到人間去取重婚人的生命！''不是如此；'恩定轉爲一笑'因爲我自己親手將水口封着了，抵當我本人的進行'，'爲什麼他離開他的堡寨；'渠勒波恩說'或者那水口已經開放

了，他不很留意這些的。'就是爲了這個緣故，恩定答道，破涕一笑，'正當現在，他在睡夢中，徘徊在地中海之間聽去了我們的談話，這些都是我特別安排下的。'如此渠勒波恩看看武士，喃喃私語，用力跳起來，在水裏像根箭似的，射去了，他生氣得利害，好像要澎漲長成像條鯨魚那麼大，天鵝的歌聲又發覺了，鼓着羽翼，飛翔着，武士騰雲駕霧，經過山川湖海，重新回到林司特盾堡寨，在他牀鋪上醒覺了，他睜了眼，實實在在是在睡鋪上，他的僕人走來報告他，希丽門神父，還居留在隣居那兒，他從僕人那裏打聽來，說神父那宵在一個草棚裏過了一夜，那個棚子，是神父自己臨時用草枝樹皮建築起來的，自從他不肯和渠們證婚後，有人問他，還在這兒做什麼，他回答的話，很奇怪。'這裏還有別個婚姻'，他說'那

是在婚嫁的祭壇，我不去婚宴那兒，但是有別種的儀式，我還是要出現的，因爲什麼事都是如此的，我們總是要照我們所預備的進行。結婚和吊喪，沒有什麼十分的分別，——如果大家不一定固執的閉緊了眼，大衆都可以看見的。'現在所說的如此了，他那奇異的夢景，使得武士想得更加急切，但是上帝知道，凡人要取消以前所認爲實在的事，是很難辦到的，故此所有的事，照預定的進行。

十八　哈爾得百蘭重娶

現在這篇故事，要講林司特盾堡寨裏的喜筵，是怎樣的舉行，怎樣的熱鬧，試想這許多的好看禮品，排例在一起，但是牠那上面，覆着一重悲哀傷痛的紗罩，如此光華的東西，

既置在憂愁之中，光華豈不也是枉然嗎？諸位想來，你所看見的事，能夠有好結果嗎？這是實情，在這個喜筵裏，沒有幽靈的東西來搗亂，因爲堡寨中，已經防備得很嚴密，抵當水仙們的勢力；但是武士以及老漁和大衆，都知道席中最緊要的人，是缺席了，這人就是那溫文儒雅的恩定，有時候，那門開了，大衆都回頭去，所看見的，只不過是管家們捧進新盤子，或者是那送食品的人，拿進更美的好酒，大家低下頭去，很不快樂，美酒本足歡喜，大衆臉上一閃的快樂，都沉在悲哀的紀念中了。可是這新娘，極其高興，因爲她缺少思想，在她一方面，好像很奇怪，自己竟戴着花冠，穿着繡花的衣服，高坐在主婦的位子上。恩定已是冷冷冰冰的，躺在多腦底下，或是被潮水，一同捲到海裏去了。她的父親，曾經講過這些

話，也流入她的耳鼓裏。今天所有的事，尤其讓渠們更不會忘記了。透入那黃昏的時候，這一組人，憂憂悶悶的，進行渠們的工作，這並不是新郎不耐煩，使渠們不歡喜，實在是渠們自己沒有高興，並且還有渠們的預料，百塔兒大帶着她的伴姑，武士攜着他的儐相，但是這個婚禮，太悲慘了，比不了平常男女儐相，護送新人成禮時候的歡樂有趣，百塔兒大！自己更是歡喜，發生許多快樂的思想，她吩咐將哈爾得百蘭送她的那些珍珠寶貝，還有貴重的衣服，頭紗之類，一概陳列在她面前，由她選擇上好的，預備明兒早上穿着，她的那些侍女，不敢遲慢，即刻遵命照辦，還左右的誇獎她們主人的豔麗，稱贊了又稱贊，後來百塔兒大對鏡自照嘆道，'那些黑痣，減損了我的容顏了。'她們留神去看，果然是照她們主人所

說的，但是她們稱牠爲美點，修飾在那雪白的皮膚上，但她搖頭說道，'缺點終於是缺點，我可能想法子將牠們移去了？'她嘆道'只有那水口裏寶貴的水，可以治好，只可惜那水口，被封鎖了。哎！我今天只要有一小壜就好了！'使女中有一個笑道，'就是那個嗎？'她說着，跑出去了，'自然了'，百塔兒大說，奇怪和狂喜，'在今兒傍晚她不要妄想去移動那水口的石頭。'即刻她們聽得許多人聲，在院裏嘈雜着，她們從窗裏望出去，那個使女，忙忙碌碌的作她的職務，看着那些工人，背了槓杆，還有別的工具，在各人的肩膀上，百塔兒大笑了，'我很歡喜'，她說'假使這個工作，不要耽擱太久了。'從前她要求人家，不得應許，她臉上很難看，如今她的顏色，能夠使人伏從。她看着，今夜月下庭前的工作。去移動這塊大石頭，當然不

是件小工程，衆人中，有的嘆氣，因爲他想起，他是毀滅了他們舊主婦的工程。這次的工作，並不照他們所想的那麼困難，好像是有什麼勢力在水口裏，幫助他們搬開了這片大石，工人們起首個個都很奇怪，'爲什麼'他們說裏面的水都變成泉水的源了'實在的，那片石頭，差不多自己在那兒一步一步的升起來，漸漸的倒在路邊，做成一種聲音，卽時從水口裏，冲出一柱水，起先渠們想是變了泉源，但是後來渠們看清楚了，那是一個愁婦的形狀，完全罩在白紗裏，哭得非常沉痛，昏昏迷迷的交着手，從容舉步，走進堡寨的屋裏，用人們立刻都逃避開去，彼此嚇得面無人色，新婦和那些使女，也都從窗裏看見了。現在這個形蹤，走近她的房間，看着她，呼吸緊張了。百塔兒大想。她從紗裏認得出，這是恩定素白的臉面，

但是那灑淚的形體，慢而悲痛，不情願，好似要經過裁判的地方。百塔兒大喚她的使女去喊武士，但是沒有一個敢動，即是新婦自己，也大受振動，呆靜極了，就是她自己的聲音，她也害怕。她們壁立的站在窗口，好像石人似的，這位從異鄉漂泊的人，走到堡寨，踱過熟識的梯，經過慣知的牆，然而仍舊是流淚。天啊！她二次重遊這裏，已是另一種的步履了！如今哈爾得百蘭擯去左右，着了一半衣服，立在鏡前，興起許多悲感，在他身旁，燃了一隻暗淡的火把，忽然間有一聲輕輕拍門的聲音，正好像當日恩定拍着逗樂的樣子。'唉！這不過是我的幻想'，武士和自己說'我一定要到我那新房裏去。'一種帶哭的悲聲，答道'你固然應當如此，但是那床是冷的啊！'他從鏡中看去，只見那扇門，漸漸的開了，一個白影侵進

來之後，又慢慢掩上了門。'渠們將水口開放了。'她的聲音低而柔和'現在我到此地，你終須死了。'他心裏跳躍起來，並且很知道，事情必須如此辦了，但是他用手遮着臉。'使我不要驚嚇成癡'，他道'在我死亡的紀念中，如果你收藏了一副可怕的臉，在紗幕裏面，那就請你不要除去了牠。拿我的命去，但是不要使我看見你的臉！'那白形回答道。'我的容顏，和從前你與我在海角宣誓時候，一樣的美麗，你可願意再見我一面嗎？''啊！'武士嘆道'既然如此，我可以死在你的接吻櫻唇之下了！''我眞歡喜啊！親愛的啊！'她說，除去面紗，含笑的面容，格外悅目，愛的振動，和死神的將臨，武士趨就了她，她和他接了聖潔的吻，但她不再放他，愈抱愈緊，哭得她魂靈都失盡了，淚珠滾進哈爾得百蘭眼眶裏，他的呼吸緊逼，到後

來，不能透氣，他輕輕的從恩定的摟抱中，倒臥在他床上的枕間——死了。'我的眼淚爲他的死而流'，她和用人們講的，他們之中，有在前廳遇見她了；這都是她所說的，他們很害怕的，瞧她走過去，慢慢的走向水口那兒去了。

十九　哈爾得百蘭的埋葬

現在這篇故事將次要結束了，林司特盾爵爺，被毀傷死了，這消息不久就傳出去希而門神父，回到堡寨來；正巧給那一對不幸者證婚的那個和尚，剛走，如果稍遲一點的話，一定要急忙從門口逃走，因爲他是很害怕的。'這是很好；'希而門說，'如今再起首按我的名份去作，並且我不須同志。'頭一件他須辦理

的，是安慰那孀居的新婦，——但是他的話，不能有什麼功用，因爲她是一個凡種，和沒有思想的靈魂，老漁洽適相反，他很悲痛，對於他的女兒和女壻的壞運，尤其使他神志昏迷，但是他還安慰些，爲的百塔兒大並不曾用計誣賴恩定用邪術謀害人，他愼重的道，'沒有什麼，以我看來，這是上帝的裁判，關於哈爾得百蘭的死，是誰人的心；都沒有像她——那可憐被棄的恩定——那樣的破裂。'此刻喪事的儀仗，都預備妥了，要合配死去爵爺的職位名稱，在那個鄉村墳地裏，葬滿了他的祖先——教堂曾經受了他的祖宗贈送的許多珍美禮品和他自己——武士哈爾得百蘭葬身的地方。他的盾牌，和首鎧，都安置在棺材上，將要一同入墓的。諸位要知道，這是林司特盾哈爾得百蘭爵爺，一生的終場了。在那沉靜的青天

底下，一羣送喪的人，起首往前進行，唱着淒涼的慰魂歌，希而門神父在前走，背着碟架的像，最後是傷心絕望的百塔兒大由她老父攙扶着走，忽然在那寡婦羣中，穿黑衣的侍從當中，發見一個白形狀的人體，罩着紗，極痛苦的扭着手，那些靠近她的，嚇得躲過一邊，別個也就嚷起來了，但是他們很難設法逃開這驚惶，有些護送死者的兵丁，危險的陳設，要將那人體驅逐了去，好像從他們手中退開了去，但是一轉眼，又在這班憂悶的侍從間，舉着慢而莊嚴的步法，到後來。這一堆人，左右的讓避，那東西靠近百塔兒大的身後，走得慢慢的，也很平靜，那寡婦看不見牠，牠也並不騷擾的離開了，到了墓地之後，這羣衆，繞着墳，排列成爲一個圓圈，百塔兒大瞧見她那不歡迎的伴侶，跳起來，一半害怕，一半動

怒，吩咐她離開武士的最後休息的地點。但是那白人體，却並沒有動，她和平的搖着頭，恭敬的舉手致禮，給百塔兒大，在她這一方面，不能夠想法，只不過想起恩定是何等的溫柔，從多腦取出一條珊瑚的頸串。希而門神父，發了一個記號，傳令大家靜肅，給這身體默禱，因爲他現在已和地接近，委託於地了。百塔兒大木然的跪下，沒有一個不跪倒的，就是掘墳的工人們，也都屈了他們的膝，渠們再起身的時候，那白的面生的東西，不看見了，但是遺下一件神祕的事，即時她跪倒在那兒潰出一小條水，在草地外面，慢慢的流出去，流得正好夠圍過武士的墳，然後在墳墓較遠的地方，並成爲一個湖，直到現在，村人們抱定這個主意，相信那是可憐被擯的恩定，用她可愛的玉肩，抱着她的丈夫哩。（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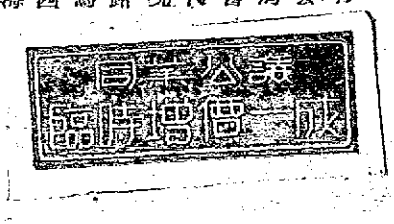
1——2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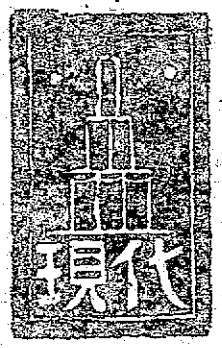
民國十八年七月廿日初版

飜譯之部——1

每册實價大洋二角

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發行




現代